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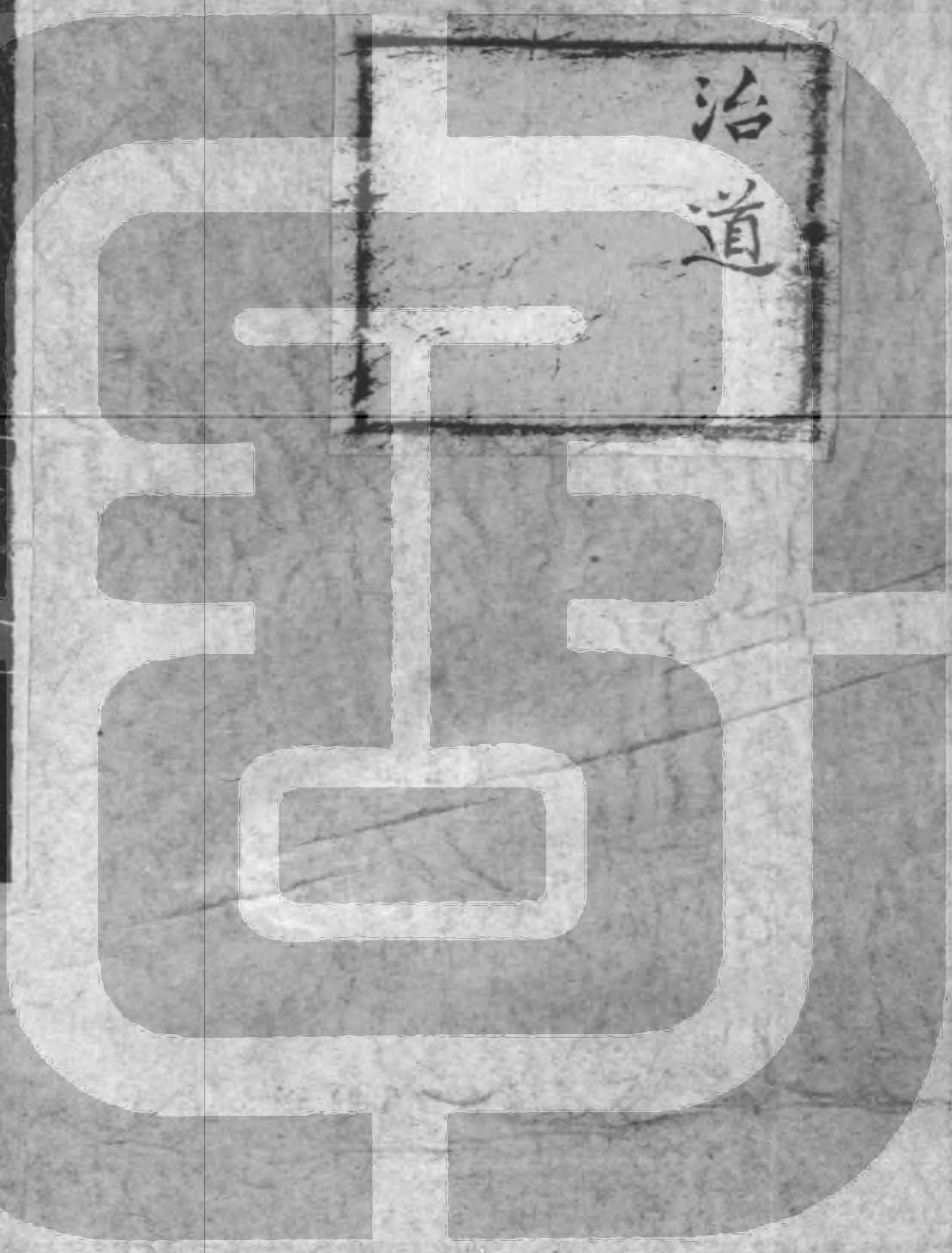
6244

29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一
之六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一

治道

宋理宗時。詔求言。處州教授陳垣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瘖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垣直聲始著于天下。

戶部郎官張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之應。接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雲東淮。狂悖游興。客星為妖。太白見晝。正統所繫。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寧考之通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官中。也。洎光

宗上賓權敵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變成胥吏。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獲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滋甚。况人主親喪于內。而群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卻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為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婚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綈曲盡矣。然不留京師。使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此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金朝。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六曰近世儉倭之徒。凡直言正

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德。壓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也。七曰當今名酒。雖已衰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誠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放。余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况迹未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讜為迂疏。以介潔為不通。以寬厚為無用。以趣辨為彊敏。以拱默為靖共。以迎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閹宦。猶或聞見。今搢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已物。薦舉徵訟。軍使更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其遊議媒進。往往分獻。欣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却行而求前也。疏入。朝紳傳誦。

禮部侍郎真德秀上奏曰。臣竊惟今日末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

莫難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言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聽政。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夏人降附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舊迹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為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謨。以時政之。甚似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變異。沆形於通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為。一與理合。則不得教令而自奉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雖加刑辱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

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孔子荅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群言。太平興國中。秦郵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迺者雲川之變。跡皆略同。而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康定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也。往者淮蜀二間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觀矣。而除目游效。僉論之不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

廷施為動關理亂。嘗試之。環皇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於上。使群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群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當重任。亦必以公論為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譬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其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重者必疎遠而寡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為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思報焉。况堂堂天朝。誠

能以至公之心。待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為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為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為至戒。當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陸贄有言。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古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通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絕之意。甚者反其物。而舉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已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

外。俾皆滌除貪暴。砥厲廉隅。惠綏兵民。銷弭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
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
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盡厥方且登進在庭。
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違以戒成王。亦曰。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
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寬焉殺僂焉。而人愈
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
之民。搥手相戒。有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聖明嗣服之
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
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群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
也。而選懦成風。精銳銷喪。朝有關啓。則拱嘿弗言。而私嘆于家。朝有

過舉。則進馬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尙至
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自竭。且自孝宗以
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既徐
徐數月之後。而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初。遽示人以弗
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
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開寬裕之
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播綸音。常布之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
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
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
恫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勢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
可收拾之憂。此群臣之所共知。顧恐慶所惡聞。未有以實告于上者。
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專尚姑息。苟為噓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

正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兵部侍郎曹彥約上奏曰。臣伏讀聖訓。至再至三。仰見陛下夤畏以奉天。艱難以濟業。不矜伐聰明。不鄙薄愚賤。博采旁求。思有益於治道而後已。臣待罪言語侍從之列。職思其憂。聖意之所未及。猶當有以補報萬一。矧惻怛求之。可無一言以自効耶。臣竊觀陛下嗣服之初。未嘗有失德於天下。而天下之共治者。常有凜然不安之憂。天下之論治者。常有歉然不足之歎。不可謂之小故也。豈新政所當行者有未盡耶。亦事變之方來者有難測耶。將異議者好為紛紛而不足卹耶。亦將疑其說之不合而思求以勝之耶。明良精一之地。兢業萬幾。主德必欲其宣。恩澤必欲其流。乃方與賢士大夫爭辨於是非之

際。疑似於從違之末。則致治之効。無時而可望矣。都俞之堂。何嫌於吁咈。好謀之主。何難乎銷印。施行容有未盡。事變容有難測。異議者正所當卹。而其說之不合者。不足勝也。臣不暇廣譬曲引。以明前事之失。亦不敢偷容取說。以媚世俗之好。竊以為重裘可以禦寒。自脩可以止謗。若國是之所以未定。與人情之所以未孚。陛下諸臣皆之以應詔言之矣。不復條列以紊天聽。請即其易行者而徑言之。庶幾其有補也。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矣。然而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事關國體。人皆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厲王欲危社稷。大臣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而勿王。不幸而死。即封其三子於故地。以示私恩。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

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善惡可辨。雖不止謗而謗乃息矣。陛下招山東以復境土。撫忠義以去遺民。混一之機。宜聞端於此矣。然而跋扈之將。肆兇殘於制閫。接餞之人。持依違於兩端。去留不常。包藏未發。事關國勢。人以為難處矣。臣竊以為易也。成虎牢之城。鄭不得與晉爭。杜太行之險。楚不足以支漢。用兵之道。可以形格而勢禁。不可以直致也。江內者。兩淮之腹心。正軍者。忠義之主宰。有三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一萬之降卒。有十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三萬之忠義。今盱眙孤單。江面闊遠。三衙渙散。見謂脆懦。若能徙江外之闕額。立江內之重屯。人衆而聚。則有才可選。軍歸其營。則無券可孽。可以省廩。稍可以減餉。運使趙石拔距之勇出其中。而牛酒日至之聲聞于外。然後經理淮壩。振立威柄。則犯上者。翻為孝悌。而狂狡者。莫不率服矣。陛下位置虎臣。布列閫外。峻陟驟用。不拘常制。宜有以得其人矣。然而每一選用。物論洶洶。幸而無事。則舉朝相賀。不幸而敗事。則舉朝歸怨。事關國論。人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寇準之在北門。則白溝不警矣。張浚之在江左。則淮沔不震矣。今大而帥守。小而一州。選用已定。臣未敢輕議。金陵虛席。公論之所屬。目合公論。則朝廷奠枕。拂公論。則海內寒心。筋力不逮者。既不可以勝任。位望未至者。又不可以嘗試。或已試而軍民不服。或未試而公論不與。豈惟臣獨憂之。凡心乎國事者。皆不免於過計矣。臣以為人才不可以全求。公論不可以力勝。與其用輕虛淺迫之人。不若用遲鈍木訥之士。與其用培克聚斂之才。不若用寬裕溫恭之德。其仁聲足以安百姓。其器宇足以壓人望。氣類相感。則寮屬可以任事。清介相勉。則道義可以相親。用人如此。則慙直者可以寢淮南之謀。而儉約者可以罷子儀之樂矣。陛下正旦視朝。以求賢為急。訪

落親擢。以靜退為首。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宜必以序而進矣。然而詔旨所放。或指為文具。選召所及。或慮其不廣。事關國幹。人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求賢者。人主之心也。用賢者。人主之實也。仁宗之用執政。或給札於天章。而使之盡言。真宗之待兩制。或賜對於夜分。而與之議事。故中外無不盡之情。而田里無不安之俗。今已至者。列於朝。而未能行其言。未至者。遲於外。而未能必其進。有言而未用。則或者疑其沮於訐。當言而未發。則或者疑其局於懦。日月逾邁。功効蔑然。循習如此。其視前日未求賢之時。何異。今若考其言。而信其所學。用其長。而棄其所短。則能言者無面從。有懷者無腹非矣。陛下求言之心。已形於御筆。而播告之旨。復發於手詔。勤勤懇懇。惟恐不逮。其有以獲其利矣。然而外議致疑。莫能解釋。以為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承冠。而泛言小大。恐不及於常布。事關國脉。人以為難處矣。臣猶

以為易也。赦令之已行者。猶必曰該說恐有未盡。詔旨之已誤者。猶必曰前降更不施行。况已謂小大之臣。則凡率土之濱者。皆得以盡言矣。引而伸之。特在於一命令之間耳。孝宗皇帝即位於六月之丙子。而求言降詔。已見於是月之甲申。至八月壬午。而進士上書者已補官矣。九月癸丑。而布衣獻言者已召赴都堂矣。今若明降旨。擇發揚詔旨之意。精選近臣。考定可采之策。舉而行之。不間於樸直。旌而賞之。首及於疎賤。則在上者。罔有逸言。而在下者。民用丕變矣。凡此數者。舉天下皆疑其難。而臣獨以易言之。臣非輕此數者而忽之也。懼陛下疑言者之過。而以為不可行也。懼言者測陛下之意。而以為必不行也。果其不戾於聖賢。不拂於典故。可以寬聖慮。可以繫人心。若何其不於簡易求之。而使上下之情。扞格而至於此也。然臣猶有獻焉。立天下之事者。貴乎斷。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謙。慮天下之事者。

貴乎詳。行天下之事者貴乎速。摩十有二州。舜之功也。汝平水土。乃歸之於禹。薄伐獫狁。吉甫之功也。侯誰在矣。乃歸之張仲。謂天下可以一人治也。不可以一人智力專也。立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君不自有而歸之於其臣。臣不自有而歸之於同列。所謂謀及乃心者。必謀及於卿士。謀及卿士者。必謀及於庶人。然後人心悅服。怨讟不生。今天下之事。雖出於獨斷。而衆多之論。豈無偶合程度者。若因某人之說。而建某利用某人之策。而除某害。造命於上者。不失於斷。而推功於下者。益示其謙。此則舜禹之用心也。故曰。立天下之事者。貴乎斷。而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謙。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孔子為政。甫及七日。而肆少正卯於市。謂盛德不可不速祀。而姦宄不可不速誅也。臨淵而羨魚者。不若結網之為便。冠冑而枕轡者。不若彎弓之為捷。賞罰之所當行。命令之所當出。聞一善

則若決江河。去一惡則迅如震電。使責望於上者。無所憤怨。而玩狎於下者。不至苟免。此則武王孔子之用心也。故曰。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詳。而行天下之事者。貴乎速。今天下之大害者。莫急於賊吏。群臣既已言之。而陛下既已聞之矣。竊意陛下將以行其言也。而出令未暇也。群臣亦已聞之矣。竊意陛下亦將以行其言也。而出令未暇也。議者不深察朝廷之意。即謂厭薄其說而不用。臣知其不然也。陛下無意於求賢。則不發求賢之詔矣。無意於求言。則不發求言之詔矣。賊吏之不可使治民。苞苴之不可以立國。夫人而能言之。其在聖明。豈不知此。何忍迂緩隱忍。以至今日哉。行臺諫之所已言。用轉對之所通論。求賊吏之昭灼者。而深治之。雖有功。勿貸。察苞苴之肆行者。而遠斥之。雖親賢勿釋。立此之斷。處此之謙。慮此之詳。行此之決。則臣猶以為易也。觸

類而長舉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然則天下之爭終於易而已耶。禹曰。右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聖人之言。有異於臣之說者何也。蓋難於保治者。君臣之心也。而易於行事者。君臣之政也。有心於慮治。則於理為難。有政以為治。則於事為易。上天有靡常之命。祖宗立不拔之基。以朽索而馭馬。以弱水而載舟。若何而謂之易。從諫則能如流。改過則能不容。賞善罰惡。惟恐其不及。舉直錯枉。惟恐其不速。若何而謂之難。臣之所謂易者。特在於舍己以從人耳。慮治之所以難。群臣既已言之。為治之所以易。臣遂得以進其說。雖二事也。其實一理也。古者天子即位。三卿進策。始之以除患。則為福。次之以先惠。慮患謂之豫。終之以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或豫我。萬民望之。以為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言福而不言禍。非所以愛其君而憂其國也。陛下勿謂天災之未見。而以為安也。勿

謂外難之未作。而以為治也。天災未見。楚莊王以為憂。外難未作。晉范甦以為慮。董仲舒所謂出災異以譴告。出怪異以警懼者。推廣此意也。賈誼所謂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卒然邊境有急者。端本此說也。臣杜時粗有志時事。今年六十有九。多病少安。去死無幾。心志既已不強。議論又復淺陋。自量筋力。無益斯世。感陛下求言之意。而群臣又已建責難之義。敢復求其所以易者。以獻望陛下行之而已。非敢反常說而背古道也。惟陛下與大臣圖之。臣不勝惓惓。彥約又奏曰。臣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厲民。將以全其生也。絲麻穀粟。皆所以養其生。刑威慶賞。皆所以保其生。甲冑干櫓。皆所以護其生。賦歛力役。皆所以久其生。其有功於天下也如此。然後居無倫之尊。享無敵之富。玉食以為奉。而黃屋以為居。誰敢議者。天有愛民之心。而不與民接。民有顧安之心。而不能自安。以天下而

付之於君。以一人而奄有天下。所以利於民者必平治。而害於民者必削弱。意可見也。本朝先有天下。復出唐虞三代之表。攷諸名賢之論。知其國祚長久。出於市不易肆。其端甚微。而其效甚顯。萬世帝王之業固已權輿於此矣。累聖相承。以民為本。賦歛欲其必薄。刑罰欲其必輕。力足以制敵。而每欲議和。兵足以討賊。而每欲招安。愛民之心與天通矣。比年邊戍未撤。糧運不寧。事有牽制。非朝廷之所欲也。一家之大者多至百夫。一夫之費者何止十緡。其困如此。而州縣猶以為貨有濡沫不至。而重疊差之者。有富豪得免。而移於下戶者。水旱間作。歲事不登。事出不測。亦朝廷之所憂也。窘於浸潤者。或不能入土。殞於焦枯者。或廢於銍艾。其災如此。而州縣猶肆其虐。有循行其地。而慘若無見者。有量減一二以應故事者。以至多量斛而名曰出剝。碎納尺寸。不許合鈔。產去稅存。勒令代納。已經預借。更作熟名。

甚者嗾使頑民。誣訴上戶。執以隱微。便加難沒。入其干連。便作正犯。千金之家。萬畝之產。視若已物。曾無忌憚。法令明備。既不奉行。朝論禁戒。若無聞知。蠹國害民。一至於此。習俗不美。良可嘆也。亦又有可言者。混區宇者莫大於兼愛。傷和氣者莫甚於嗜殺。假息微虜。屢獲邊垂。中原遺黎。襁負歸化。祖宗德澤。深入人心者。牢不可過。一統之效。可以循致矣。虜以侵掠。子女為軍前之賞。我則返其羣。倪以示吾仁。虜以焚蕩。室廬為軍前之威。我則安堵。黎元以示其整。取級於營陣。而不取於逐北。因糧於儲積。而不因於民財。使彼民之怨虜者。怨之而益急。而其所以慕義者。慕之而不置。欲聲教之不暨。朔南不可得也。如聞邊境之上。浸失本意。效尤於虜。而結怨於民。逞怒於赤子。而帖耳於犬彘。甚者忠義之徒。以打劫名軍。主將通知。未能遽奪。以此而欲弔民。可謂心迹判然矣。百姓不莫。枕則頌聲不作。邊民不枉。

席則革壺不至。臣願陛下嚴監司之選。如仁宗之用張昞。之以按察為職。則境內之民皆得其所。重將帥之任。如太祖之用曹彬。以不殺為賢。則境外之民皆嚮其化。如此。而邦基不鞏固。社稷不靈。長臣未之聞也。敢以是為初政之獻。惟陛下留神。

知滬州魏了翁奏疏曰。臣伏觀詔書凡內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以封章來上者。臣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用。則地天而為泰。澤山而為咸。風雷而為益。水火而為既濟。蓋天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濟。山體不內虛。則澤氣不上通。雷不倡。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升也。於是而為否。為損。為常。為未濟。又即其大體而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則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上而坤下也。

後天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濟為用。在下者必以上濟為功。天地萬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離日也。皆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臣之象。其理顧不曉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濟斯世於泰和也。臣嘗以是考諸今日之事。而未能無惑焉。行一事也。上之人以為是。而下或疑其私。上之人其辭常泰。而下之語常危。上之人其念常紓。而下之憂常迫。然則是居上者不能以孚于下。而在下者不能以達于上。此顯然為上下不交之證。殆非細故也。而莫有為陛下言之。且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幾其暫安矣。內而畿輔之間。善政嘉令。以次舉行。謗語訛言。今且消弭。雖曰旱勢可畏。而浙東一遭雨暘時若。雖曰物價未平。而臨安一城錢會稍通。外而疆場之事。則齊疆魏服。以次來歸。韃虜金戎。日就衰弱。雖制閭過害。而兇徒自

勅已從鑄削。雖狼心難保。而委用得人。必能調護。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內患外禍。未有稠如今者也。正月而潘丙之叛。使我不得以全兄弟之愛。二月而劉慶福之變。使我不得以全君臣之義。三月而紀邦瑞之亡。使我不得以保歸附之民。四月而苟夢玉之死。使我不得以比勤事之吏。五月而客星入于尾。六月而太白見于畫。皆為盜賊兵戈之象。目前事變。雖若粗定。而禍根亂孽。未肯除。元木暢達。內則以貪吏治郡。即以暴政涖怨民。而根本既撥。外則以窳籍待悍將。以弱勢操強形。而威柄倒持。尚曰可以暫安。誰實信之。上之人曰。百官有司。庶幾其無曠矣。而有位之士。兼收並蓄。以盡其才。年除歲遷。以旌其勞。雖多用親故。然非親與故。則無由知其人也。雖不拘資望。然純取資望。則不必是吾用也。外而任事之臣。苟見其可任。則試之以方面。雖違衆背公。不違恤也。察其可制。則待

之以不次。雖滿刑黷貨。不暇問也。凡此規摹。自更化以來。二十年間。未之有改。雖間亦非才。旋即消弭。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曠官敗事。未有甚於今也。廟堂之上。大官倡聲。一口附和。侍從之臣。事不及知。知不敢言。臺諫之任。擬非所論。論非所擬。給舍之官。號書辭。頭實註紙尾。經筵之選。職在切磋。動懷顧畏。百官有司。問例決事。計考望遷。以至將帥。所以折衝禦侮也。而國人非笑盜賊。戮辱監司。所以揚清激濁也。而賄賂相先。貪暴相習。郡守所以平易近民也。而與胥為市。縣民如讎。夫所謂大臣者。所以表儀百工也。今顧徂於得失。利害之私。而使百工各不能以盡其職。尚得為無曠乎。不特此也。尊禮耆老。所以勸賢也。下之人則曰。不過隆以爵秩。錫以鞶帶。未嘗有所訪問。此郭公父老。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子思所謂以高爵厚祿。鉤餌君子。而無信用之實者也。招廷俊髦。所以重朝廷也。下之人則曰。

不過趣以溫詔位之閑曹。未嘗有所信任。此詩人所謂君彼致老。訊之占夢。孟軻所謂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祇也。朝廷未嘗以言語罪人。雖事關廊廟。亦示優容。不可謂不受言也。下之人則曰。雖外亦示優容。而疑其沽名。惡其不靜。終於逐之。而實則喜佞諛。而樂辯給也。朝廷未嘗輕聽士大夫之去。雖請至再三。必示繫留。不可謂不愛賢也。下之人則曰。雖外亦繫留。而疑其求遷。惡其立異。終於壞之。而實則私同己。而用小才也。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綱常名分不立為憂。下之人則曰。君命犯而主威奪。上無以表率。而何以責在下。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禮義廉恥不張為慮。下之人則曰。苞苴行而女謁盛。上無以風厲。而何以遏其流。雖然。不特下之論為然也。臣日在陛下之左右。而猶未能釋然于心者。陛下未明而尚衣進服。始旦而司華出房。九門洞開。七萃森列。親臣近戚。魚貫而入。起居既

畢。三府分班奏事。宰臣留身密啓。然後贊者以新制引一班上殿。閣門報無公事。則大駕已興。陛楯皆出。此人主御朝之事也。為上之人未始不曰。人主夙興。無關於禮。亦云足矣。而臣疑其不然。古人自朝至日中。莫不遑暇食。猶若不給。乃今陛下臨御幾一年。中外非無事也。臣每旦侍立。但見陛下淵嘿臨朝。頃刻而罷。未嘗躬親聽斷。屈已訪問。豈為石真若是易易邪。臣又退而觀於有位。蟲飛而與。會盈而退。乘軒列映。以造厥司。涉筆占位。以書乃事。文案山疊。板閣未終。而鳴鐘戒時。聚食而返。或遣請權勢。或奔走書謁。此百官一日之事也。為上之人未始不曰。人臣分曹列局。上下相承。亦云可矣。而臣謂不然。古人謂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其任至不輕也。况今內訌外狎。事幾錯至。豈是苟安之時。臣每旦就列。但見群臣位卑勢疎者。猶能治常程文書。制錢穀出入。位高勢偪。則設不敢可否。事倭將拱

嚶交委其責。豈為臣者亦若是易易邪。臣至愚極陋者也。固已惕然
憂之。矧惟民至神也。下至衆也。既神且衆。而道謗市議。每與上之論
若不相似。然則是豈可藐如不聞乎。陛下潛邸舊學。講究新功。闕天
下義理。不為不多。願試以臣言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
而思古昔以來。有偏聽獨任。忠言蔑聞。百官有司。不修其職。發號出
令。不本於誠。而挈持虛器。長久而不墜者乎。夫危機屢發。而旋止。此
非美政也。失今不治。居焉日甚。將為不可治之證。治之何如。一言盡
之曰。以下情達之上耳。然而陛下便朝講帷所對者。不過三四宰執。
十餘講讀官。縱下情未達。無由上聞。臣竊見祖宗時。侍從近臣。率是
親擢。且非時宣召。與之從容講論。雖文武朝士。至使臣選人。亦時得
進見。而禁林館職。尤號親密。司馬光推本此意。嘗請日輪侍從一員。
晝直夜宿。以備不時宣召。今陛下便殿講帷之暇。深居禁中。澹然無營。

獨不可親擢天下之耆哲。位之禁近。日輪一員。時賜召對。從容講論
以盡下情乎。祖宗時。除臺諫。亦由親選。每當言事。雖於長官。亦無關
白。自慶元權臣用事。臺諫遂與給舍同為廟堂私人。臣以為自今陛
下於輪對群臣之日。察其議論之忠鯁。器識之醇明。東自宸衷。或遇
臺諫有關。獨不可親加選任。以盡下情乎。祖宗時事。關大體。必付之
外廷集議。自比日以來。率是先期取納議狀。此制遂成文具。臣以為
目今國有大事。獨不可盡除近弊。一付外廷公議。庭辯衆決。以盡下
情乎。祖宗時。輪對群臣。及見辭官。率是兩三班。或食已再引。自比日
以來。創引一班。罕所諮訪。夫人臣將有所言。積誠以董。感格當聞。以
待疑問。乃使之不得盡展所懷。臣謂自今。獨不可數對群臣。反覆問
辨。以盡下情乎。祖宗時。置登聞檢院。以達四方之書。朝政得失。公私
利害。軍期幾密。皆得上達。今此制雖存。僅成虛設。自今。獨不可申嚴

取司。勿加沮遏。以盡下情乎。大抵此數者。臣自省事以來。猶及聞前
輩大老。歷歷能言。高宗孝廟時。數對群臣。及親擢臺諫等事。又有語
及兩朝集議。輪對上書。往往成誦。每使人有恨不同時之嘆。自孽孽
柄國。此制始壞。今而復之。是乃所以述高孝常行之規。繼先朝未終
之志。收人心於渙散。固邦本於蕩搖。此陛下初政。至近至切事也。不
然。悠悠歲月。上有失而下不諫。下有怨而上不知。如乾坤之否。而天
下無邦。如水火之未濟。而六爻失位。臣莫知所以為陛下計矣。臣西
蜀寒遠。謏蒙陛下不以人廢言。亟下求言之詔。臣感泣思奮。恨無以
報稱。今臣適以舊疾所撓。凡再上祠官之請。雖未蒙命允。恐疾狀轉
劇。無復瞻望清光之日。故尚支持餘息。為陛下懇懇言之。
李鳴復上奏曰。臣聞善用天下之勢者。不可使失之輕。善持天下之
勢者。不可使流於弱。始焉輕而事變交激。終焉弱而紀綱廢弛。天下

之治始有不滿人意者矣。天祐社稷。柄臣云亡。陛下以大有為之資。
當大有為之會。向也權去公室。而今則掣之以歸於人。主向也政出
私家。而今則斂之以會於中書。兼正之路關。而野無遺賢。群枉之門
窒。而朝多吉士。一時氣象。翕然丕變。由中及外。孰不謂一洗積年之
薄習。追還祖宗之盛治。將無不可者。臣獨惜夫立志太銳。而謹重之
道不足。求治太速。而培植之功不加。謂富強可以談笑。辦。謂勳業可
以徼幸致。政府方新。而兩界之楮俱易。此首事也。自易楮之令行。而
幣歲悉空矣。庭議未集。而六月之師已興。此繼事也。自與師之命下。
而公私皆困矣。財貨源流。國之命脉。繫焉。兵家勝負。民之休戚。關焉。
顧皆率意為之。得不謂之輕乎。日遷月徙。視官府如傳舍。則用人失
之輕。求得欲後。養邊帥若驕子。則御將失之輕。號令數易。而輕在朝
廷。和戰迭用。而輕在中國。天下大器也。而輕用之若此。此臣所以先

為陛下惜也。夫舉事而捷如吾意。則為之也。易臨事而或有阻。則應之也難。以其難於應也。而一切解縱繩墨。聽其勢之自之。則天下事無復可為矣。易猶初意本以佐用度也。府庫竭。名器濫。而措廢物。貴之弊自若。與師初意本以大恢拓也。士馬物故器械散亡。而內阻外訖之憂益甚。一鼓作氣。至再而遂衰焉。得不謂之弱乎。士卒千紀。但有羈縻。則弱勢見於京都。主將債軍。曲加覆護。則弱政行于邊鄙。跋扈之習交扇。姑息之風遂成。國勢九鼎也。而削弱至此。此臣所以重為陛下慮也。由前而論。固若可挽回。唐虞三代之純懿。由後而觀。幾不免流為唐季五代之陵遲。考古以驗今。即理以揆事。其何以為策乎。昔者世至春秋。周之勢弱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真為東周乎。蓋謂東周不足為。而欲反之於西周之盛也。觀其得用於魯。行偽而聖言偽。而辯者首如誅戮。正之以公法。不聞待之以姑息也。曰家

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叔孫陞郈。季孫陞費。諭之以正理。不聞誘之以厚賞也。却萊兵。戮齊優。而侵疆以復。臨之以大義。不聞示之以屈辱也。蓋夫子之所講明者。由開闢以來。未可易之常理爾。是理也。與生俱生。無智愚賢不肖。人皆有之。一日捨是。雖天地不能以有立。而况人乎哉。天下之勢。由強而入於弱。此理之晦也。天下之勢。反弱而歸於強。此理之明也。夫子之緒餘。少見於用魯。而夫子之蘊藉。盡寓於春秋。陛下誠能取其用魯者。以用天下。推其寓之春秋者。以律斯世。將見紀綱森嚴。法度峻整。君安其為尊。臣安其為卑。下不敢凌上。夷不敢亂華。而國勢泰山其安矣。當今要務。莫急於此。臣無任俯伏祈望之至。

鳴復又奏曰。臣聞為天下者有道。揆有法。守道揆明於上。法守行於下。天下不足治矣。夫天下大器也。事物之衆。機務之煩。非一人之智

所能周知。亦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任。先王知其然。故上舉其事之要者。以屬其股肱大臣。凡天下大政令。大更革。必使之相可否而後行。大謀議。大賞罰。必與之訂是非而後定。應天下之大變。排天下之大難。進天下之大賢。黜天下之大姦。其他瑣瑣細務。皆不以累其心。是之謂道。揆舉其事之詳者。以付之群有司。百執事。曉錢穀者。使治財賦。識經略者。使嚴武備。明禮者。掌禮。明法者。主法。吏治之能否。民生之休戚。雖天下萬變。日陳乎前。皆有人焉。執條據。例以酬酢之。是之謂法守。委其要於大臣。付其詳於群有司。百執事。要則使之清心省事。以思其職。詳則使之畢智竭能。以效其忠。由堯舜三代以來。未之或改也。陛下厲精更始。亦既踰年。天下翹首以望太平。而若內若外。不湍人意者。十猶八九。即其實而求之。或者中書之務不清。六曹之職不舉。不容無議也。且中書者。政本之所自出也。惟靜而後可別動。惟

簡而後可御繁。若乃弊精神於塞澆之餘。疲智慮於瑣細之末。至於軍國要務。凡有繫於廟社之安危。生靈之利害者。事忽則草草應酬。事已則悠悠玩愒。臣恐古之所謂論道經邦。貳公弘化。似不若此。六曹者。所以行君之令而執範四方者也。設一職當著。其一職之效。任一事當責。其一事之實。若乃觀美有餘。實用不足。振起事功之意。少粉飾治具之意。多案牘滿前。乃受成於吏手。職業俱廢。殆無補於公家。臣恐古之所謂分職率屬。倡九牧成兆民。似不若此。今天下事勢可言矣。往歲興師。本以繫中原之望。今一跌不振矣。往歲易楮。本以平物貨之價。今百貨愈貴矣。東有徐邳之寇。則新疆遼西。所以名禍。南有廣惠之盜。則舊部亦敢於生變。欲和而兵未可撤。欲靜而勢不容止。邊庭驕蹇。有尾大不掉之勢。番漢雜處。有狙詐作亂之憂。國勢易搖。人心多惑。如是焉。而猶欲以循常襲故之規模。當一切至還來之事。

變。能保其必濟乎。臣願陛下宣諭大臣。清中書之務。以遠者大者為憂。重六曹之責。以急焉忽焉為戒。使上下相維。紀綱不紊。任道授者各盡其道。任法守者各執其法。天下庶乎其可為矣。或曰。六曹不任職。又矣。應有勸當。每令糊其辭。應有指定。多兩可其說。故必都司書擬而後其理明。必廟堂予奪而後其事決。臣曰。不然。今之侍從尚往日之都司也。安有任都司則辭事。任侍從則廢事哉。今之都司即今之六曹郎官也。安有在宰則賢明。在部則愚暗哉。同是人也。易地則皆然。顧上之人所以責任者何如耳。今大臣虛心無出。通者除目搗駁。孰非廟堂之所進擬。陛下之所選擇。委任責成。當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正不必有親疎輕重之別也。任以是職。而不責之以其事。奚益哉。臣嘗讀柳宗元梓人傳。謂梓人之道類於相。其為說曰。梓人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趨而右。顧而指曰鋸。

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建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臣每嘉歎以為雖古之伊傅周公。其規模亦不外此。今政府日困於多事。而六曹幾至於具員。用敢僭陳其說。以瀆宸聽。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實圖利之。

鳴復又奏曰。臣嘗讀書見周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至作書以告之。稱小子旦者二。稱君奭者四。無非寓其懇拳之意。達其懇切之情。謂有殷多歷年所。則由伊尹至甘盤。原其所以為殷之輔者。凡七。謂文王能集大命。則由號叔至南宮括。推其所以為周之位者。凡五。曰若游大川。暨汝奭其濟。所以望召公者。惟懼其不至。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所以勉召公者。惟恐其不盡。不說者在裏。開釋其疑。

而使之說者在且。焉乎此周之所由盛歟。且夫大厦之建。非一木之能支。大器之安。豈一力之能置。使當軸處中者。先有進相疑忌之務。則見之施設注措。必有齟齬而不遂者。周家忠厚之治。著於分陔。歌於二南。傳而至於歷世三十。歷年八百。寔自二相成之。此可為萬世法也。陛下總攬權綱。率數十年久廢之典。並建二相。獨窺朝議。雄斷意者。見夫更化已久。而治效未著。欲使謀王體。斷國論者。各得展盡底衷。相與協濟耳。為二臣者。其何以仰酬聖意。臣嘗妄謂鄭清之有宰相之度。而才不足。喬行簡有宰相之才。而力不逮。合二長以共成事功。其庶幾乎。然臣竊有憂焉。蓋自後世克己之學不明。而執要權者。皆不免私情之徇。權合而為一。則過於自用。而同列不得以行其志。權分而為二。則終於相忌。而小人因得以乘其危。浚鼎並命。間隙忽開。蚌鷸相持。卒墮槍手。此分任之弊也。權槍獨相。虐焰薰灼。忠臣

義士。飲氣吞聲。此專任之弊也。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合衆人之智。以為智。兼衆人之勇。以為勇。猶懼不給。顧可二三其德哉。臣願陛下下臣此疏。宣諭二大臣。以周召為法。以浚鼎為戒。毋使復有如槍者。持刺虎之術。以售其姦。不勝宗社之幸。生靈之幸。

鳴復又奏曰。臣比聞都城復有鬱攸之變。七年之間。災禍迭作。陛下焦心勞思。不遑寧處。宰執負咎引慝。不敢安居。群有司百執事。端端奔走之餘。精思熟慮。求所以進言於陛下者。不為不少矣。臣濫分間寄畧通翰藩。當無事之時。既不能貢曲突徙薪之謀。於有事之日。又不容施焦頭爛額之術。事變叢脞。人心憂危。臣實懼焉。而臣不避狂愚。謹以三言為獻。一曰。願陛下修實德。以格天。不睹不聞之際。天心之鑒照也。甚嚴。無聲無臭之間。人事之感通也。甚易。必曰。日夜畏感。而後可以回天意。必屋漏不愧。而後可以承天命。毋徒曰。遊一殿。殘膳已足。

以示躬行之實。此殆具文也。二曰。願陛下行實政以安民。兩淮京襄胡為而墮於塗炭。四蜀關隴胡為而斃於干戈。兵端之長開。既有以致紛擾之禍。必兵端之暫息。然後可以收安靜之福。毋徒曰發府庫百餘萬錢。給倉廩十數萬斛。已足以賑一時之急。此殆小惠也。三曰。願陛下求實才以輔政。宰執侍從得人。則朝廷治。監司守令得人。則郡國治。將帥守禦得人。則邊境治。除授在朝廷。各有以當其選。則服役在天下。斯有以稱其職。毋徒曰奉璋戔戔。佩玉濟濟。已足以盡一世之人物。此殆觀美也。所修者實德。所行者實政。所用者實才。當今急務莫切於此。信能行斯三者。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有不難矣。患難之來。乃人主建功立業之地。惟陛下加之意。鳴復又奏曰。臣猥以愚庸。濫叨器使。向者便殿引對。兩陳奏疏之外。以遠達闕庭。懷不自已。嘗冒進狂言。願陛下定大本。執大權。求實才。

行實政。到郡未幾。且復奏聞。然舉其綱。猶未條其目。提其要。猶未布其詳也。今陛下不以臣為不肖。召自藩閩。俾預政機。揆度時宜。審觀事勢。方今急務無切乎此。用敢申其說以獻。何謂大本。主器出震。明兩作離是也。古者帝王即位。必首建世子。以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世子者。王之貳。天下之本也。世子定。而天下國家之本定矣。然與子易。與賢難。與賢非難。擇其賢者之為難也。嘗即其難者而思之。必先於養而後可以擇。必謹於擇而後可以與。英宗在。未齟齬。即鞠養于禁中。仁宗皇帝視如己子。育而教之。以全其氣。故不待擇也。高宗皇帝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宗子以進。既而猶遲之。而就者不。是以任重。拱立如故者。遂足以付託。此謹於擇也。適者。如筆肆頌。令宗司參酌彛典。建置內學。選育宗賢。天下翕然傳誦。謂陛下知以宗廟大計為慮矣。今聞諸道路。宗賢雖選而未決。內學雖置而未備。夫與其育

於外島若教之於內。與其咨於人。曷若斷之於己。優柔廢缺之際。性習之所由成。動容周旋之間。德量之所由見。陛下春秋鼎盛。當有皇嗣誕生。然與賢與子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陛下儻能承天意以從事。力行其所已行。必建內學。必有宗賢。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徐為之決擇。則人心有所屬。天命有所歸。而陛下之聖心亦泰然。其有餘裕矣。此重事也。陛下已開其端。臣敢以是為陛下質。何謂大權。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昔之英君。詎辟。未有不自執其權。而可以有為於世者。然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力所能酬應哉。言之在人行之在我。其利害之所關繫。特在乎斷與不斷耳。執狐疑之心者。未讒慝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孝元優游不斷。故政出多門。而漢之業以衰。先武剋剋。雄斷。故權綱總攬。而漢之祚以復。有天下者。可以鑒矣。陛下日親經懃。閱天下之義理已多。日

御路朝。更天下之事變已熟。亦嘗究觀前古理亂之原乎。自古此亂之端有四。而弭亂之本有一。強臣擅兵。朋黨交扇。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所以此亂也。操縱予奪。一出於我。慶賞刑威。不移於人。所以弭亂也。重其仁。使戴吾之德。收其權。使長吾之威。則強臣無擅兵之患矣。休休有容者。任之而勿貳。截截善論者。去之而勿疑。則朋黨無交扇之患矣。公議不以私情奪。公器不以私恩授。則外戚無預政之患矣。腹心以之託。君子。法制以之繩。小人。則中常侍無用事之患矣。陛下信能行此。使天下大權一歸於人主。天下大政。盡出於中書。則紀綱修明。法度峻整。天下事尚安有不可為之理哉。此要務也。陛下當謹其微。臣敢以是為陛下勸。若夫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係焉。有是實才。斯有是實政。昧給相通。不容以二觀也。陛下即位十有四年矣。天下有望治之心。而無平治之實。則所以為陛下用者。不佞不負

陛下也。竇結之始。柄臣專國。銷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故相與附和。而一時之才。病於說。端平以來。朝廷更化。鼓天下之氣。而使之伸。故諫辭風生。而一時之才。又傷於激。說固非處世事也。激而不已。豈國家之福哉。臣曩在臺端。嘗慮及此。故於請對之初。嘗一以致中和建皇極之說進。今雖數載。而此風猶未靜也。非特不靜。而草茅之士。又風其焰而烈之。此何異南北部互相譏搆。三君八俊。八及之共相標榜。其不成黨錮之禍者幾希。阿諛之久。既變而為矯激。矯激之窮。又侵入於浮虛。曰吾言不售。吾志不行。但有去而已矣。嗟夫。同舟過風。胡越相救。生此王國。去將安之。曾謂少無宦情。不預世事。果可免排搆之禍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學自孔氏。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乎。舜命九官。同寅協恭。不聞其以矯激為事。周公分六職。設百官。不見其以引道為高。泰和在。百廢成。周可為萬世法也。陛下誠能詢四岳。闢四

門。如舜言焉。必責之以底可績。行焉必要之以成厥功。考其幽明。加以黜陟。則實才不患其不著。以八柄馭群臣。如周邦國都鄙。各謹攸司。月要日成。各共乃職。歲終而小廢置。三歲而大誅賞。則實政不憂其不舉。不然。虛名者用。而不察其所辦者何事。空言者進。而不計其能成者何績。以此致治。未見其能治也。臣在會稽。有議及時事者。忽謂臣曰。端平之不為元祐。無恠也。元祐之君子。歛熙豐之紛更。而務為安靜。端平之君子。廢嘉紹之委靡。而務為紛更。三京之役。取遼鄙之故智也。元祐為之乎。稅畝之事。散青苗之餘習也。元祐為之乎。舉事有如熙豐。而致平欲為元祐。無恠乎。端平之不元祐也。此往事也。陛下既知其所以失。則當求其得可也。臣敢併以是為陛下告。夫本矣於內。則宗社之勢以固。大權執於上。則禍亂之原以消。以天下之實才。行天下之實政。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若內若外之治。皆可

次第而舉矣。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陛下不以其艱而力行之。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軍器監丞社範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十年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願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以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也。終尾押救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

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肯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繫，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

範為右丞相，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賜之。範又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益筭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

上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又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牾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

餘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
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而之郡守為帥間之
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
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辭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
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
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贓
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
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
財賦獄訟銓選典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
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
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盛
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間寄曰選軍實高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曰

之制疏為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
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
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也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
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

秘書少監素甫上疏曰臣竊伏思念先臣某事寧考朝嘗進精神之
說大要以為人主運動天下其妙在精神寧宗欣然嘉納臣今復擬
拾遺論為陛下詳言之陛下新更大化日與大臣論道經邦精神之
運宜可以先宅風動矣而中外多事蠹弊滋長因循歲月未臻厥成
其故何哉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之意常少而事物之來啟精勞神之
患常多此正今日之大病也陛下每旦辨色視朝大臣奏事之後或
間以臺諫之論奏或繼以百官之輪對而經筵早講已迫矣進膳之
餘陛下復於宮中省閱章奏而晚講又且迫矣則是一日之中焦焦

焉。或其精神不亦甚乎。精太用則竭。神太勞則敝。此必然之理也。况天下之事有緩急者。輕重於其緩且輕者。姑徐徐焉應之。則可以併其精神於急且重者。而無失事之患。今陛下既以聽政。勸講。嘗於日力之不給。而中書之務。不問巨細。內而庶政。外而邊防。叢未鞫。輒歸廟堂。無一事之區處。不關於念慮。無一紙之申明。不經於裁決。雖曰機務總括之地。勢則宜然。亦恐執要御詳之道。未必如是。陛下與二三大臣有限之精神。既已奪於泛泛之常程。則夫急政大務所當靜觀默察者。安得復有精神以為之運用耶。夫所謂急政大務者。何也。上而畏天。下而愛民。舉至大至重之責。萃於陛下之一身。陛下亦嘗思之乎。迺月正元日。風從乾來。占為兵起。越三日。月北太白。占為強。侯作難。天下民靡敵。堯春之朝。條風起西北。占為暴霜殺物。果。騶貴。驚。發。後。一夕雪降。非時。占為迫近之象。又七日太白與填星合。占

為疾為內兵。既而隕霜之異。果在寒食之後。則春日所占不虛矣。陛下觀茲變異。惕然自反。凡可以召和者。無所不用其至。此則陛下所宜專用精神者也。近者邳徐失守。海亦旋棄。新復州郡。勢皆瓦解。外虞既急。內備又單。維揚半是北人。洞知我之表裏。事勢如此。其可寒心。軍實隳於輕進。戍兵勦於屢劔。枵然空虛。何以應猝。况所在軍情易於激變。殺官吏。焚州縣。如惠陽近事。漸豈可長。齊安隱憂。未容安枕。而豫章近地。幾致生變。推其所以致此之因。皆由帥閫久虛。素無鎮壓之勢。兵備單弱。易啓陵侮之端。此亦陛下所當倍加精神者也。而臣竊窺今日之勢。君臣上下。非不夙夜究心。然大抵緩急重輕。混而為一。始欲俱急。而終至於當急者亦緩。始欲俱重。而終至於當重者亦輕。在彼既有所分。則在此者必無所專。是亦可以悟敵精勞神之失矣。奈何。因循苟且。不能奮然改其舊而新是圖。士大夫有憂國

之心者。徒能仰屋竊嘆。而無敢精為陛下言之者。雖言之。而陛下亦未必能行之也。孟軻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夫以堯舜大聖。不以周徧為能。而惟以急先為貴。若之何悠悠泛泛。而欲治道之興起乎。是故善運其精神。則雖憂勤而決無勞熱之患。不善運其精神。則雖勞敬而反無憂勤之實。光陰迅速。歲不惑與。陛下勿恃春秋之鼎盛。而輕用其精神也。臣忠愛之心。出於懇惻。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日夜聚精會神。毋以薄物細故。耗有限之力。必使志慮專於大政。規模急於遠圖。天下之事。網舉目張。而太平不難致矣。惟陛下財幸。

益王府教授吳昌裔上奏曰。臣嘗讀儀禮。始見于君執摯。傳曰。摯者。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悃也。故盟心以待對。積誠以告君。在昔儒臣。率謹茲禮。臣昨晚陋愚鄙。無所肖似。然於見君父之始。何敢不潛思積

慮。輸瀝悃悃。求所以忠陛下之職分乎。臣聞天下之理。有感必有應。陰陽之屈信。而冬必有春。日月之晦明。而晝必有夜。寒暑之往來。而雨必有暘。盈天地間。無一非感應之理也。人君中天地而立。執感應之機。一悟而反風。一懼而銷旱。一言善而星曜順軌。一氣清明而山川出雲。其機曷如是速耶。不寂未有能感。不虛未有能應。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動以天。則物與無妄而皆誠。動以人。則朋從爾思而為咎。天人證應之舒疾。願人君所以感之者如何耳。共惟皇帝陛下。天造神斷。日躋聖功。負荷神器。襲四宗之緝熙。至孝也。親攬政機。制八枋之予奪。至剛也。銳情經術。究百聖之精微。至明也。以英睿不世之主。乘改紀更化之時。是宜己日乃孚。養年而變風動。至應。惟上之從。然人情翫暢。故化未新。乾象推移。妖祲錯起。月犯金宿。火入帝垣。太白經天。流星墜地。風雷雨雹之變。奉諱惡於太史者。無月不書。而四方

逆賊之事。麗司馬之法者。又無日而不有也。不視其形而察其景。游聲導者。私切惑之。陛下試於峻瀆之居。清閒之燕。政事不干於思慮。嬖御不接於清明。此時此際。靜觀密察。究所以然之故。無乃澄源正本之地。天理有未純歟。立政造事之間。天德有未健歟。誠身謹獨之際。天命有未教歟。圖事揆物之所。天工有未亮歟。班朝表著。所以治天職者。未公歟。軍伍府衛。所以奉天討者。未正歟。天非昭昭之多也。非蒼蒼之謂也。此在陛下之心。首官之志。朝廷之政事。三軍庶民之視聽而已。臣請區別其目。為陛下熟數之。天地生物。各無不之之理。天理在人。常有不盡之分。蓋反身而誠。則天理存。誠。物而動。則天理滅。是以舜教天叙之典。禹叙天錫之彛。湯綏帝降之衷。無日而不與天對也。天尊地卑。而君臣定。聖作明述。而父子親。兄弟既翕。而父母之心寧。夫婦有別。而內外之位正。所以維持宇宙。經紀國家。不夫泯

亂于民彝者。用此道也。陛下聖心虛靜。天理融明。大本大經。孰不精講。然本末舛逆。經制搶攘。君命犯主威。奪逆節。姦萌見間而起。倡聲臆決。皆有輕朝廷之心。此豈可求之陛下之身外哉。袁盎無驕主之諫。張敖無就第之書。徐傳無暴罪之詔。蓋經一世而君臣之綱不明。子仲無命蔡之封。子安無列侯之爵。巢隱無改卜之典。蓋歷一紀而兄弟之倫不復。承正統者。不顧私親禮也。宗師立廟。未央設。而本統之義不尊。基王化者。必本后妃詩也。後庭數游。教坊盛選。而嬪嬙之御無節。陛下毋謂執命之臣。無關於王度。因心之。不與於邦常。並統一上。無嫌於宗社之靈。深宮閭居。不顯於邦家之化。心術一形於此。而證兆著見於彼。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陛下儻一旦。赫然震怒。穆然深思。追一竦之謚。以誅姦諛。錄涪陵之孤。以厚僞理。以奉秀園之典。而抑頤復之恩。以戒張媛之言。而防私諂之謁。則大綱正而等

威尊。小宗法而本統重。錫原有歸。而嗣息以蕃。魚貫順序。而壽命以固。無非祈天永命。垂裕後昆之本也。子盜父兵之語。人所難言。蒙犯霧露之諫。非所宜道。然人臣一言。而主聽隨悟。蓋觸其天理。油然而機耳。今言及權臣者。不過欲明綱常。而陛下謂之詭譎。言及王邸戚藩者。不過欲辨等物。而陛下必為之愀然。不樂見于色辭。遂令天地之經。隱於人心者。舉朝相告。以為世之大戒。豈所以立人紀。而範來世子。此臣輒議陛下天理之未純也。一日而一周天者。天行之運。一息而非天者。人君之德。天德不運。則化育之功閉。君德不強。則物欲之私行。是以帝德之廣運。湯德之日新。文德之純亦不已。皆與天為一也。威福玉食。則曰辟。慶賞刑威。則曰君。禮樂征伐之所自出。曰天子。典禮命討之。所以行曰天王。凡經理萬微。宰制群動。納民庶于軌物者。此天德也。

陛下夙典視朝。大昕聽政。位于天德。固不清明。然勵精之志。雖勤。致理之效。逾邈。更化志操。衰於始初。言來而多疑。事至而少決。肝膽有悔。已開群邪窺伺之端。此豈可不求其故也。蓋繁累於物欲之多。則天德不健。牽制於文義之細。則天德不健。黷聞於私昵之請求。則天德不健。回互於舊恩之除授。則天德不健。壅閉聽候於警御之人。則天德不健。猜貳仁賢於讒慝之口。則天德不健。陛下豈不思左右便辟。非伐德之斧乎。嬖婬媮仕。非累德之疾乎。保阿女巫。非弱德之料乎。壬人讒諂。非損德之穿乎。陛下儻體乾之健德。而開陰邪。用洪範之剛德。而克偏諛。行中庸之勇德。而經綸天下之大經。使政事必歸於中書。宮府必統於冢宰。紀綱必一於臺省。選舉必本於天官。則取之式。我王度。豈不清正。我朝綱。豈不肅用之。於私。漢魏。豈不特用之。於師。律軍政。豈不嚴此。則天德王者之政。非特如後世之而精綜。

核而已。司馬光歷事四朝而所言不出仁明武之三德。范祖禹通帝
學一書而其要不過謂法仁祖則可至天德。想宗之所以為學先正
之所以告君。天德之外無他法也。或者謂陛下有帝堯之神而僅循
孝元優游不斷之迹。有湯文之勇而微近文宗不能聖決之風。有可
以法仁祖至天德之資。而天運不息未能盡如四十二年之治。其何
以殫庶政而作新民乎。此臣輒議陛下天德之未健也。勅天之命。惟
時惟幾。時者事之宜。幾者動之微也。蓋天命不已。流行於起居日用
之間。時時整勅則為吉。為永年為無疆。惟休一有不勅則為凶。為不
其延為早墜厥命。於一日二日之幾。常有明證定保之戒。此帝王君
臣所共兢業也。我國家積德深厚。受命靈長。陛下昭事小心。尚不祇
肅然。天命不易。天位惟艱。災祥之降靡常。休咎之幾可畏。必罔游于
逸。罔淫于樂。而後可以勅天命。必無敢戲豫。無敢馳驅。而後可以勅

天命。必其疾敬德。其德之用。而後可以勅天命。必知小人之依。知稼
穡之艱難。而後可以勅天命。酒于酒則天命不又。班伯號呼之戒。不
可以不思。怕于色則天命多時。南威靡曼之好。不可以不速。土木之
崇。非所以謹天戒。大寶瓊臺之歲。不可不日。陳于前。忿兵之出。非所
以應天道。丹青造矛之銘。不可不日。省諸已。夷夏大勢。隄抗而未定
也。邊方遠民。離散而未集也。塞外吏士。反復而難養也。寇賊姦宄。鑄
義而難安也。天下愚夫愚婦之情。怨詈而難保也。臣願陛下亟於此
時。上下相勅。用司馬光罷燕飲之戒。以保大和。從王素出女口之諫。
以壽國脉。行王曾玉清昭應之疏。以息民力。賑富弼二十年不道用
兵之語。以阜安宇內。深惟幾康。克自抑畏。日謹一日。以延續乃命于
天。此今日最急務也。若臨朝接下。所奏皆常程文書。宮中宴處。兩間
多問閭細事。而安危界分。利害機括。所以關繫天運者。則不致深長

之思。豈所以勅天命乎。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治人者官而代天者相也。道揆職任。當體造物為心。撫五辰。順四時。而後可以代天。一物失所。則非天也。鎮四夷。附百姓。而後可以代天。一夫不獲。則非天也。統百官。均四海。而後可以代天。一賢不得其職。則非天也。位育和同之妙。不過彌綸輔贊之間。代天工者。蓋亦盡天分而已。陛下上稽天運。下揆人情。祇遵先猶。並命二相。聖斷先定。人望允孚。謂宜朝紳動色相慶。海寓延頸升平。而廷揚以來。將閱三月。未見勤疆風夜。以行所欲為。况今天下弊積事極。外有窺邊之虎兇。內有起陸之龍蛇。四方有敗。日至廟堂。蕭牆之憂。近在旦夕。氣象凜凜如此。此豈充章引去所能解紓耶。此豈杜門錫告所能鎮定耶。此豈避權遠謗所能茹納耶。唐朝宰相於政事堂。更向秉筆。為員數很多也。國朝宰相遇機速事。輪日當筆。為軍務擁併也。吏權委延。員刑罰委澤。軍旅糧儲

委泌。德宗之責成至矣。而言復中悔。張浚可專治年旅。胡松年專治戰艦財用。可專委一大臣。我高宗之責任專矣。而事不果行。蓋宰相非他官比也。非可以一職名也。非可下行有司之事也。天下機務當共平章。天下人才當共進退。朝廷事宜當共處分。邊郡吏璫當共科條。同寅協恭。和衷哉。是出於衷而後為和也。據亦同耳。焉得和。是心乎和者。不必同也。昔臣琦等論事如爭。及至下殿。不失和氣。今於殿上唯唯可。而退朝以後。人各有心。其不與先正之和。異乎。臣公著等日聚都堂。率與同列各盡所見。今雖都堂會聚如昔。而人懷異見。不能自盡。其不與先正之和。異乎。該政事則問集賢。該典故文學則問東西廳。必事事公共商。而後謂之和也。欲知選事則問吏部。欲知財用則問戶部。必人人博加諏訪。而後謂之和也。設或面從而心違。陽予而陰異。豈所謂忠臣不和之節乎。臣願陛下申勅二相。永肩

一心開誠布公。竭節勵善。曰方今何事可憂。何人可任。何利可興。何弊可革。何者為急務。何者為危機。愛惜分陰。力行好事。以杜韓之公道。自任。以馬呂之正學。自期。以梁賈之務崇。私交不篤。義訓為戒。如此。何患乎經綸事業之專美于昔也。摯與大防。本同心耳。而吏額增損。乃啓黨論之爭。浚鼎情分。如兄弟也。而賓客往來。遂造讒說之間。一隙不謹。而小人乘之。邇臣不和。庶政皆惰。豈所以養元工乎。一世人才。所與治天職也。陛下更化以來。收召衆正。白首耆艾之士。骨鯁碩大之儒。厄於柄臣。久鬱民望者。悉皆錄用。有位于朝。可謂治世之良瑞。邦家之景光也。然賢者充庭。而治不加昔。與亂同道。往往過之。是豈君子果無才耶。善人果不能辦事耶。儒術果迂且腐。無益人之國耶。不蔽帝臣者。乃所以事帝。弗共天位者。非所以尊賢。蓋知賢而不用。用之而不盡。則為弗敬。取職。弗克若天矣。尊事黃耆。圖任舊人。

尚猶詢茲黃髮。此詩書之美事。遠著德播。棄老弗其者。長舊有位人。此商周之衰形。陛下召彼故老。凡耆壽俊。固不在厥服矣。然典刑四朝。經理全蜀者。猶有未就。予忌之歎。十年躬耕一介不取者。猶有亦不我力之疑。然其陳謨抗論。不遜於諸儒也。服采錯事。不衰於晚學也。顧乃謂耆為愚。謂老為謔。而佚之間廩。何耶。其惟吉士。其惟克用常人。惟成德之彥。又我受民。此立政之根本。勿以檢人。無以利口。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此周官之法度。陛下登崇俊良。凡庶常吉士。咸布在臺省矣。然先事衡慮。力諫用兵者。常有曷予還歸之興。竭節盡言。白發姦墨者。日有亦惟斯戾之憂。彼其橫身以抗。群小。非為私也。出力以為國家。非要譽也。顧乃謂才勝德。謂利捨義。而潔其去志。何耶。公卿大夫。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而唯諾供給。奉行文書之士。猶參錯於其間。則得無疏狎雜糅之嫌。法從近。臣豈無陳善道廣。

聞聰者。而精銳銷。莫敢盡言之人。亦載尸於其列。則寧免珉瑜混
清之病。不憚于位。民之攸暨。職當思其居也。自處官不親所職。而怠
事之弊生。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官必守其道也。自行事。互觀顏面。而
徇情之弊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謂下位不援于上也。自浮競驅馳。
計資商利。而嗜進之弊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謂直聲有聞于時也。
自上下選。懷容頭過身。而循默之弊生。陛下之所以治天職者。三事
大夫也。四輔疑丞也。臺省長官。與百執事也。今上無樂與之誠。下無
首公之節。良實者怨乎不任。盡忠者憂乎見疑。以身任事者。懼於眷
衰。以言犯顏者。嫌於厭薄。周行之彥。未能一一極其妙選。而欲以補
綻缺壞。支撐傾邪。求變化於朞月之間。不亦難乎。臣願陛下謹好惡
之偏。戒邪正之雜。保守初意。純任諸賢。勿使在外失職之徒。日夜窺
伺。規求復用。以動搖朝廷。則天職公而人心顯矣。賞罰二枋。所以正

天討也。陛下奮發明斷。總攬權綱。一紙而斥二凶。一疏而逐二帥。凡
懷護贖貨之徒。次第屏斥于外。可謂得一怒之正。明五刑之公也。然
威令雖振。而陟罰無章。姬柔豪強。漸用頽弛。適臣不稟於朝。算軍吏
不尊於王官。衙校偏裨。不憚於主帥。此豈一日之故耶。將明威以臨
有罪。謂之天罰。奉王命以伐不仁。謂之天吏。蓋命討皆以天論。一置
私意於其間。則是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籍賢家財。收冀財貨。并
賣元載家產。藩貨之家。必錄。此天也。今奪民之產者。輒貸搭軍之賦。
者輒略盜庫之金。而有案。括京之鏹。而厚藏者。皆置不問。乃猶其近
者一人姑懲之。適所以警餘黨。而為之計。此天討之不正一也。戮馬
讓慶商。浩繫劉彥之。債軍之將。必罰。此天也。今棄師於汴洛者。不在
殲民於邛徐者。不誅。救宿而委齋糧。攻唐而棄鎧仗者。悉皆廢法。不
惟不明春秋責帥之誼。而其徒之輕侮屢敗者。亦貸之。此天討之不

正二也。神策恃恩驕橫。君子謂德宗之失刑禁軍。適為害。莫主歎
莊宗之無法。軍法之行。當自近始。天也。今輦轂之下。咫尺天威。折蓋
嗚呼。比屋洵懼。頃日汰軍。則為之住棟。藉口罷教。則為之賜。部轄
嚴緊者。以召怨而罷歸。將領縱容者。反以有勞等第行賞。此天討之
不正三也。絳卒以無糧叛。子儀遂正行營之謀。淮兵以防秋。潰。李泌
迄行軍門之戮。蠹賊內訌。法所不赦。天也。今郡國之兵。動喻階級。廣
寇以逋而佚罰。建卒以潰而稽誅。舟徒水軍。遺帳兵而始平。高沙戍
卒。降黃榜而後下。不惟瘡殘灰燼。未息民苦。而戎首厲階。尚屈邦憲。
此天討之不正四也。夫外寇未平。四支之病。內政不理。心腹之憂。宿
衛喧謗不治。姦雄見而生心。朝廷事柄不一。藩方歸而益橫。天下之
變。紛擾不齊。亦在為國者謹其政刑而已。今政令垢蕪。文法羈縻。罪
以隱匿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天下大姦。猶有漏網。匹夫小人。猶

敢爭衡。為政如此。亂何由而已乎。臣謂賊吏之不戢。非公也。得一李
絳。則人爭輸家財以代賦矣。邊臣之不戒。非斷也。得一宋璟。則人不
敢求邊功以希賞矣。王駕鶴典禁衛。人懼為亂。而轉移於坐語之間。
則一祐甫為之。盧從史擅鎮兵。或疑其變。而縛致於從容之頃。則一
裴垪為之。朝廷有道。宰相明哲。天下事何有不可為耶。臣願陛下謹
審政理。宣明典章。本常理之大公。絕姑息之私意。毋使朝廷政令。一
有蹉跌。而宿姦新蠹。不得以遺育。易種於明時。則天討公而人心服
矣。臣之所言六事。非敢支離其辭也。上天之載。流行者曰命。秩序者
曰理。得於身者曰德。授於人者曰工。措諸事業者曰職。用諸刑罰者
曰討。目雖有六。而本則一也。一則公。二則私。一則天理。二則人欲。一
則陽明勝而君子用。二則陰濁行而小人長。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
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中庸曰。天下之大本達道。所以行之者一。

一者何天是也。天者何。誠是也。陛下日御經。准。緝熙聖學。清明在上。湛濁在下。不知嘗存養此一乎。明師在前。勸講在後。不知亦講貫此一乎。臣每惜陛下有天地負一之心。而攻取於血氣物欲之私。有聖人精一之學。而蒙雜於諸儒曼衍之說。不惟後宮之左右嬖御有以亂其聰明。而細穢之間。毀譽是非亦得以撓其純一。是以天理乍明而還晦。聖斷方銳而復衰。行一善也。而猶有小不忍牽於其中。用一賢也。而或以小有才乘於其後。端良之士雖好。而未能壞散險詖之聚。安靜之說雖入。而未能絕去喜功之根。一日之中。二者交戰。此豈陛下之本心乎。輔拂之任。未有專官。誦說之時。不過數刻。其於學之精蘊。未皇專一講明。而心之危微。未免攻之者衆。衆說淆亂。而初意轉移。此正程頤所謂講讀五人。率兼他職。乃無一員專職輔導。拳拳於元祐者。蓋有味乎其言也。陛下儻能采用臣願之說。禮命脩博之

儒。使之日親便坐。專以正君為職。或賜之內直。相與講論經理。薰陶之習。久而德性融。持養之志。一而治功起。則學焉而為孔孟。德焉而為堯舜。多歷年焉而為商。為周。無非同此一理。如臣所言。文事亦在其中矣。始晉固孚。浚常求深。臣則有罪。惟陛下財幸。

昌裔為監察御史。又奏曰。臣聞壽天下之脉者。在國論。開人心之邪者。在朝綱。國論之不立。脉病隨之矣。朝綱之不正。邪氣乘之矣。天道陰陽之界限。人才消長之樞機。世運治忽之萌象。昔之君子每於此乎。覘焉。臣仰惟皇帝陛下。臨御海富。幾一周星。改紀政務。亦再閱歲。以恢遠壞爛之天下。而希端平恢拓之治功。勵精雖勤。責效逾邈。作興不逮於初意。運掉差乖於素期。胡氛鷓張。軍慝蜩起。珠視世務。事不宰。猶幸枝揮風。憲之官。開廣忠直之路。御筆徑下。而外庭不知。國家負元。存此一髮。或者以是知隆平之運。尚可冀也。臣一介疎遠。

廉靖自將。忽蒙誤恩。獲玷分察。若昔先正居是職者。曰此為何官。曰此官不比閑慢差遣。故有入臺之次日。而論社稷之大計。供職之三日。而言治亂之本原。臣雖妄庸。其於受命之始。敢不空臆盡言。以奉陛下之親擢。凡臣竊惟國朝家法。治體寬厚。而憲度浚明。外戚避親。近之嫌。不敢與政。閹寺供洒掃之職。不敢竊權。近習畏清議之口。不敢輒奸國事。軍國大務。則委二三大臣公議之。時政缺失。則置五六臺諫密察之。是以事歸中書。責重言路。政令詳審。朝廷尊嚴。定公是而銷茲萌者。此也。景德之議論。在戰。慶曆之議論。在和。治平之議論。在於鎮定群疑。元祐之議論。在於扶植衆正。議革弊者。不牽於姑息。議變法者。不狃於勸令。用君子則不參之以小人。主正論則不雜之以邪說。上自人主。下至大臣。先事而謀。據義而守。此議論之所以純一不二也。今之國論。果何所擇乎。和戰二議之衝突。邪正兩途之并

容。議一楮幣也。而乍收乍放之不齊。議一督府也。而或罷或行之不一。令出而還反。論定而數移。有繫隨之牽累。而無介豫之堅決。無恠手議論愈多。而事愈不辦。哉。歐陽脩以專魯而論夷簡。蔡襄以懷安而論晏殊。唐介以燈籠錦而論彥博。王陶以不押班而論韓琦。韓絳以事寢不下而論富弼。劉安世以除授多其親舊而論公著。大防純仁。事苟有關。雖公衮之賢。有所不避。或以濮園之議。而劾執政。或以袖中之文。而彈新參。或率同列以言升之。之交結。或連九章以議方平之除拜。或以廢格詔旨。罪吳奎。或以不協物望。排宗愈。人苟有過。雖丞弼之賢。有所不屈。臺諫明眸以言之。人主虛心以聽之。大臣為法而受之。此國之紀綱。所以憑藉而不替也。今之朝綱。果無所撓。言及親故。則為之留中。言及私昵。則謂之訖了。事有空礙。則飾帖而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而寢行。今日而遷一人。曰存道。臣之體。明日

而又遷一人曰為遠臣之地。屈風憲之精采而徇人情之去留。將恐士氣銷喪。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邪而扶助國脉也。雖然國論者非一人之私也。天下之公是也。朝綱者非臺臣之利也。天下之公法也。世之有容德者。常銳於慷慨。願治之初。必厭於玩習。已安之後。初則開導而易入。久則勉強而難平。耳目之官。遂至孤立。甚可畏也。臣願陛下以公論責大臣。而無爽其更化之初志。以公法責臺諫。而無替其導諫之初心。使君子有所恃而安。小人有所畏而憚。主本疆而容邪不入。脉理密而外寇潛消。則三院紀綱之地。自今皆微臣砥礪節行之日也。之綱之紀。惟陛下謹守而力行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二

治道

宋理宗時。牟子才為史館檢閱官。上奏曰。臣蜀之鄙人也。起身臺壘。世忝科第。頃歲纂脩會要。當局成都。猥以非才。充員末屬。今四朝大典。鈔方新。復以繙閱之微。綴班用府。茲因輪對。獲望清光。而又適當陛下慨嘆時事。欲新庶政之始。臣何幸獲際休明。其敢掇拾陳言。以塞一時之責。謹條今日所當加意者六事。為陛下言之。惟陛下幸聽。臣聞大臣之輔佐人主也。惟當公其心。以裁天下之事。尤當和其心。以濟天下之事。二者相源。闕一不可。宰天下者。率用此道也。恭惟陛下。爰立二相。置諸左右。適丁是時。而天命人心。之去留。內憂外患。之紛錯。願不當開誠布公。以裁事機。固宜協恭。以起治功。歟。然微諸行事。往往私心勝。而正理或虧。偏見生。而公道不建。以無偏度之心。

而置之於人欲橫流之衝。以至廣大之理而運之於智巧難出之地。大臣而如此。天下之事。莫其正。驗之幾微。往往當外貌同而肺腸各異。以大有為之歲月。而付之於尚可為之事機。而委之於形跡彌縫之際。大臣而其濟。且大臣之所當事者何也。曰格君心之非也。衆正之路也。守祖宗之法也。弭人心之怨也。懲邊宮庭之行。知所治心矣。然箴戒之作。不能止酣歌或掩道塗之議。女冠者流。未必事事請托。然或為輩。非必口含天憲。燕或侵大臣之柄。竈與寅緣於私親。內降不由於中書。機祥多惑於左道。深宮燕游之媒。不如大昕視朝之莊。近習狎昵之私。不如親近儒臣之簡。振厲之初。求所以格去諸妄。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積誠感動。使人主立於無過之

地。而後大臣格非之功為無負。不然。憚於劇切之言。濟以彌縫之術。非所以正君心也。諫憲以補闕為心。觸邪為事。然古今之通患。每易於諫人主。而難於言大臣。敢於攻人主之短。而不敢忤大臣之意。比者言事之臣。數論權要。發於公道。久鬱之餘。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嫌隙一開。相挺而去。曾未半歲。議論數更。或是或非。居然可見。今也不計其言之當否。不察其心之是非。或例畀美除。或姑予假告。去者渺不可即。朝廷判然相忘。是掩覆雖至。而諱忌實彰。形跡雖無。而疎遠滋甚。振厲之初。求所以主張公道。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扶植假借。使言者無不伸之氣。而後大臣右賢之志為無嫌。不然。是非淆混。邪正同塗。非所以伸直氣也。更化以來。知闢正塗矣。然自陛下疑君子之無效。而後左右親昵之人。皆得以揀薦士之權。自大臣喜小人之有才。而後平生親故之人。皆得充薦士之目。故布滿周行。參錯

州郡。非天子之故人。則大臣之鄉曲也。非天子之戚屬。則大臣之姻
姪也。非天子之近親。則大臣之故舊也。嘗寧聽唱之瑞。二府觀瞻之
地。苟以一毫私意臨之。則無以示天下之公也。振厲之初。秉所以肅
清朝著。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博采望實。使四海無不來之。旌
聘而後。大臣求賢之心。為無愧。不然。以爵祿為吾家之物。以表著為
營求之地。非所以用正人也。次道揆者曰。法守。通一年以來。朝廷不知
絕私情而崇公道。惟知壞法守而亂紀綱。濫恩幸。賞塗而歸之。給舍
為陛下守此法也。大臣不能如杜衍之裁抑。已為有愧。今乃委曲宣
諭。志在必行。是封駁之職。不廢於給舍而廢於大臣也。姦賊狼籍。繩
而治之。臺諫為陛下守此法者也。大臣不能審擇之於初。已為可議。
今乃收拭錄用。不踰旬時。是彈劾之法。不廢於其主諫而廢於大臣也。
堂除部闕。區而別之。吏部為陛下守此法者也。大臣不能公取士之

鑑。固已。然。今乃片紙批諭。下侵有司之權。是選舉之法。不廢於吏
部而廢於大臣也。振厲之初。求所以恪遵成憲。非大臣責耶。是必同
心協謀。各揚乃職。使祖宗無不守之法度。而後大臣身祖之心。為無
慊。不然。徇偏愛之私。徇人情之曲。非所以重法守也。我朝以仁立國。
陛下以仁得民。是以寧固邦本矣。然自辛卯以來。敵國深入。歲事殲
屠。民靡有黎。具禍以燼。而襄蜀荆湖之民怨。自清野令下。淮流過。活
飢火驅之。相與為亂。而兩淮之民怨。自銅楮泛濫。和糶艱難。重之以
科湏。加之。以焚燔。而列郡之民怨。自四月至九月。不雨。穡事大乖。運
舟盡絕。而浙西之民怨。自公私困匱。米斗千錢。細民委命。洪流甚。者
至於相食。而京畿之民怨。振厲之初。求所以消弭群怨。非大臣責耶。
是必同心協謀。勞來還定。使天下無不獲之夫。而後大臣安民之功。
為可紀。不然。忘其自為怨咨。聽其自為生死。非所以挽回人心也。邊

議得失。國家安危之機也。自破蔡之役。誤於獲敵。而敵已有窺伺之心。入洛之師。誤於恢復。而敵已有報復之心。反覆叛亂之臣。誤於招納。而敵已有忿我之心。南北介使之往來。誤於和好。而敵已有輕視之心。此內之四誤也。自京湖之帥。誤於信畔。而襄峴至淳光棄。兩淮之帥。誤於清野。而蘄至寶應棄。四蜀之帥。誤於劫寨。而三泉至成都破。夔門之帥。誤於守江。而南浦至秭歸破。此外之四誤也。內外交誤。而大勢乖。本欲拓境。今乃不能守境。本欲關國。今乃至蹙其國。振厲之初。求所以懲曩誤。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謹固封守。使金甌無毫髮之缺。而後大臣保境之心。為無愧。不然。寄事權於誕謾。置境土於渺茫。非所以謹邊議也。夫天下大物也。宰相重任也。君心薄蝕。欲其格非。直氣不伸。欲其扶植。正人沉抑。欲其振拔。成憲敗壞。欲其保守。生民愁怨。欲其安集。國論乖誤。欲其懲創。非公無以裁天下之

事。非和無以濟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申命二相。繼自今其明白洞達。毋尚存私意。其開心見誠。毋尚存形迹。毋陽為盡心。而陰有所主。毋面相阿徇。而退各有心。處一事。但論其是非。毋曰此某人之所言也。而互相猜忌。用一人。但論其賢否。毋曰此某人之所厚也。而陰肆擗傾。進一謨。但論其當否。毋曰此某人之所建也。而陰相搖撼。格一非。但計其聽否。毋曰此某人之意也。而陰加譏毀。去一凶。但計其是香。毋曰此某人之所惡也。而陰致其彌縫。施一惠。但計其廣狹。毋曰此某人之所行也。而強分於彼此。如此。則二人同心。可以濟艱危。可以成治功。可以消朋黨。不惟無負陛下所以更新聖化之初心。而二相亦有無窮之聞。則亦有無疆之休矣。雖然。內而官臺。外而朝廷。近而生民。遠而邊鄙。二相固當加之意。而一心之微。在陛下亦當致其嚴。陛下問事變之橫流。嗟異證之狎至。而欲改紀其政。此固今日作

新治功之機也。然心為萬物之原。而不求有以去其舊習。其何以美邦而新國耶。是故利慾之心。昔所以蠹吾治也。今則去其蠹。逆豫之心。昔所以害吾政也。今則去其害。必多親賢士大夫之論。以涵養重性。必深繹五三六經之言。以緝熙聖學。使吾之一心。湛然其天。不為外習之所誘。以之出治。則天下無不調之絃瑟。以之集事。則天下無不振之規摹。其或治源未澄。政本未立。則天下之言治者。亦故而已。是豈今日所以望於吾君吾相哉。是豈今日刷勵圖治之初心哉。臣位卑言高。觸犯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矜而赦之。

子才為太常博士。又奏曰。臣公瑣孤蹤。分甘遠外。嘉熙庚子。待罪史筵。嘗因三館之對班。獲穿延和之細仗。首論宰相不公不和之害。次陳國勢或盛或衰之機。一遠闕庭。七更寒暑。茲緣愚戇。復齒朝行。荷恩過深。其忍自嘿。適值延和之再御。敢忘賤悃之畢陳。惟陛下幸聽

臣泛觀今日之天下。主勢其孤乎。國勢其卑乎。理勢其逆乎。事勢其危乎。地勢其蹙乎。禍勢其迫乎。臣非好為是危言也。當危急存亡之秋。見其勢之所趨如是。若又有所懷隱而不言。是欺陛下也。為人臣而以欺事陛下。是不忠也。不忠而欺。臣實有罪。敢昧死言之。人君之身。夫人之所交歸也。扶持之有道。則合兩間而歸一人。奄四海而居大寶。否則寡助之至。厲陛雖嚴而勢易孤矣。莫大乎天命也。而雪閉雷驚。梅雨早乾。土壤逆行。太陰過蝕。幾若有絕陛下之心。莫切乎人心也。而峒寇鸚張。淮流蜂起。蜀卒負固。衢民嘯凶。幾若有離陛下之心。忠智之士。知其身之不容也。則卷懷吾道。絕望王朝。鯁直之臣。知盡言之無益也。則喑舌緘辭。飲氣下土。去者往而不返。留者死。是以行幾若有去陛下之心。不特此也。淳祐之黨人。叨陛下之爵祿。非不厚也。而私語諸人。則曰。恩我者權相也。淳祐之將帥。膺陛下之寵渥。

非不隆也。而每對人言則曰。私我者權相也。下至佞人。檢夫。知有私室權勢之可趨。而不知有王室君父之可尊。宦官女子。知有私門貨賂之可貪。而不知有公家富貴之可寶。往往利在逆習。則趨逆習。而不顧陛下。利在女謁。則趨女謁。而不顧陛下。遂使一人之尊。博然獨立。豈不大可懼哉。臣所謂主勢孤者此也。國家以仁義為利。也。清明在躬。則崇德義。而風俗行。賤貨財。而廉隅立。否則上好下甚。惟趨是利。而勢易卑也。且財者天下所共寶也。自賤貨尊德之教不興。而天下始寶私財。遠利尚德之風不作。而天下始務殖貨。尋隙一開。趨者瀾倒。今日某丞相進金珠若干萬。而經營復入。明日某執政進寶貨若干萬。而僥觀柄用矣。今日某尚書進金銀若干萬。而保全寵眷。又明日某殿帥進金錢若干萬。而圖久任矣。今日某賊吏進緡錢若干萬。而得美除矣。下極其力之所至。而有所貢。上視其數之幾何。而有

所報。君臣之間。相觀以貨。相賂以利。如市道焉。固已非矣。而官闈之秘奧。左右之便嬖。邸第之親貴。苞苴亦皆得而行焉。吁。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耶。雖得之道途。未必盡實。然功效神速。聲勢張皇。愚者言之。貪者欲之。遂謂天下之富貴。果可財利而得。於是求之官。壘求之宦。寺求之諸邸。鞭靴狼籍。金寶縱橫。所談者錢神。所逐者臭腐。舉天下冒浚利欲。貨賄之中。不復知有德義之可尊。所為卑汙。以至此極。其何以聲國勢於九天之上哉。臣所謂國勢卑者此也。理勢以順為貴也。有以整齊之。則綱常舉。而人心明。上下辨。而民志一。否則本根乖刺。而勢易逆矣。且君尊臣卑。順也。今見利則逆。見便則奪。幾有無君之心。則臣不臣矣。父慈子孝。天性也。今衣錦食稻。禽犢自如。幾有無父之志。則子不子矣。兄友弟恭。順也。自棠之詩廢。而孔懷之愛衰。斗粟之謹興。而友于之念薄。無怨而為有怨。無心而為有心。則

失其所以為友悌矣。上衣下裳順也。自綠衣之詩作而黃裳之美遂亡。四星之宴典而太陽之尊幾瀆。賤或至於妨貴。淫或至於破義。則失其所以為卑順也。內中國而外四鄙。春秋之義也。今邊疆日侵。兵戎以困。則中國憂外患矣。內君子而外小人。交泰之道也。今聞尊顯方正倒植。則君子反在外矣。右賢左戚。而鮑宣鯁直之言不敵擅權之王氏。先義後利。而陸贄蓄義之說不勝奸蠹之延齡。藩臣而抗朝廷。外權而重人主。則重不足以馭輕。外臺而訾朝議。表臣而詆王官。則內不足以制外。或將軍跋扈。不知有天子之尊。或士卒凌遲。未免瀆主將之分。德色諄語之俗日滋。梟冠苴履之風日盛。本末倒置。體統乖謬。臣所謂理勢逆者此也。天下以國本為安危也。有以綱維之。則泰山四維。大器一置。而其勢易安。否則累卵其危。邦之桎杻矣。自昔人君之欲尊宗廟而安社稷。其要不在乎他。而在乎國本。蓋國

本早定。則天下之望有所歸。而姦雄不敢有睥睨之心。漢唐諸君受制於宮闈。取決於宦寺。奸謀邪說。蔽惑聰明。禍難相仍。如出一轍。此可為天下萬世之監也。陛下春秋四十有四。御極二十有三年矣。前星未曜。七鬯尚虛。天下憂之。縉紳議之。乃者天誘聖衷。親灑宸翰。妙揀岐嶷。昭示意向。千萬載無疆之休。億萬姓無疆之福。實兆於斯舉矣。然而選擇之意雖定。而父子之名未正。資善之命雖頒。而內外之勢尚分。豈妃嬪近習之言。有以惑陛下之心乎。抑感生祈福之說。有以誤陛下之聽乎。抑二三大臣不以韓琦趙鼎之所以事君者。事陛下乎。不然。何其遲留而不決。牽制而未定。以至於此也。矧今天下外患方熾。而內寇益深。國事日非。而私情日盛。失今不圖。後悔莫及。陛下當與二三大臣深思之。審圖之。先正名號。以消懷奸之慮。次擇宮嬪。以防意外之慮。入謹擇教諭。以去縱欲之慮。使奸謀不得與於其

間則一祖十二宗之業。可以傳萬世而無窮不終。付大事於繆。愚臣
恐奸邪側目。牽掣之計得行。則神器轉移。臣所謂事勢危者此也。地
勢國家之所必守者也。有以保全之。則首尾聯絡。唇齒倚角。而其勢
全。否則日蹙國百里矣。太祖金戈鐵馬之天下。不幸而分裂於南渡。
然郊圻中畫。封守謹固。半天下之勢固自若也。自精神折衝之謀不
謹於廟堂。而四分五裂之勢始形於天下。始也宿師於淮北。今濠州
入於敵。而退守淮南之地矣。始也城守於襄漢。今襄漢入於敵。而退
守荆湖之地矣。始也聚兵於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戍隄水海道
之地矣。始也重兵屯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瀘渝之地矣。始也
羈縻宜邕。今宜邕警於敵。而嚴守桂林之地矣。始也重兵屯淮。輕兵
守江。今淮江震於敵。而防拓江陰毗陵之地矣。夫吳蜀連衡。襟帶萬
里。中興半天下之業。非有傷闕也。寧考既全。而昇之。陛下當全而保。

之以傳萬世。今不幸而失其半。所存者江浙湖湘閩廣數千里之地
耳。已失之地。無復可言。僅存之州。不過如黑子之着面。今遴選樞臣
進屯要地。東盡淮海。西極荆湖。若有意乎日闢之功矣。然廟堂之意
向。督府之規撫。搢紳之議論。幾若重於守江。而輕於守淮矣。守淮乃
所以守江也。今一則曰守江。二則曰守江。則是規畫在江面矣。規畫
在江面。則雖不止於守江。而守江之勢已重。雖不顯於棄淮。而守淮
之勢已輕。輕重之說。亂其中。而盛之又蹙。是棄淮矣。會稽之接易危。
江東之事。或去不爰。爰乎其殆哉。臣所謂地勢蹙者此也。內患。人心
之所共憂也。有人焉。以消靡之。則疽根拔。而痛斯定。火勢遠。而心漸
紓。否則蕭牆有憂。禍至無日矣。且邊警外也。流民盜賊內也。淮戍新
興。雲南新附。使藩籬立。則門戶自牢。郊圻畫。則封守自固。未易入我
堂奧也。惟兩淮流離。分布數郡。且在吾邦域中矣。兩暘時。而年歲登。

則生理安而心志定。今種不入土。穡事荒唐。飢寒之憂。迫逐其後。流離轉徙。就食他鄉。亦其勢之必至也。旬日以來。漸聞有自京口而還。毗陵者。沅轉不已。則自毗陵而蘇湖。自蘇湖而杭秀。駸駸迫我畿甸。使為郡守。能任撫綏之責。則元鹽酒之利。苟可以資其生理者。聽其自為經營。則目前可以苟活。不然。則聚而為寇。離而為剽掠。如已亥之冬者。有之矣。沅淮民素習戎事。步騎器械。皆所自有。其視殿嚴。廟葉。僅同兒戲之兵。每每狎易。脫或叢然而起。其將何以禦之。乃若桂東之寇。迫我江西。建昌之寇。迫我江東。常山之寇。迫我輔郡。長興之寇。迫我近畿。雖已擄巢穴。殲渠魁。無復餘慮矣。而臣之私憂。尚有二說。其一。郡縣間尚多貪吏。萬一不知懲創。爭利錐刀。則民不聊生。復出為亂。腹心之地。又為所擾矣。其二。樞臣分間。好事張皇。萬一惟政駭令。驚動四。則民懷等死。激而為變。腹心之地。又為所擾矣。高

呼。天下之大。猶人之一身。今邊警擾其肢體。流民捩其咽喉。盜賊又潰其腹心。而欲望其為全人。難矣哉。臣所謂禍勢迫者。此也。雖勢迫者之失勢之偏也。矯其偏而使之無六者之失。則在陛下也。然則矯之將奈何。固不以已德不教為感格。亦不以已私自用為規摹。固不以淺謀誕易為事功。亦不以邪說觀覲為付託。脩實德以一天人之歸。崇德義以洗卑汚之習。立大本以齊上下之綱。堅一聖斷以廣燕翼之基。審廟謨以全中大之業。輸遠慮以弭腹心之患。純一之德必謹。則天人應而賢哲歸。殖貨之念必除。則功利泯而道德尊。尊卑之勢必嚴。則本末順而大體崇。聖明之斷必果。則國本強而天下定。廟筭之勝必多。則境土闢而舊觀還。撫綏之德必行。則內息輯而人心安。不然。則秦孤立之弊。邾卑小之風。漢奸逆之病。隋危亡之證。梁破碎之憂。晉迫切之患。萃于一朝。臣亦末如之何矣。惟陛下亟圖之。

子才為著作郎。又奏曰。臣竊惟當今弊事不可不革。而革弊不可不審。考之易鼎之初六曰。鼎顛趾。利出否。夫革物莫苦於鼎。鼎實之否。以不善敗之也。因其顛仆而出之。然後足以盡致。取新之利。是弊不可以不革也。然盡之。繇辭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一日。傳者謂先甲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然則先三日而圖之。所以治盡。一日二日。至於三日。慮之深。推之遠。故能革前弊。弭後患。久而可行。陛下以剛明轉萬化。以名實責二相。以精白厲百官。粵元日所下御書。聞者莫不踴躍忻奮。舉手加額。以而太平可坐致也。然臣愚竊有憂焉。昔慶曆中。仁宗既有范仲淹等。其治甚急。一日開天章閣。給筆劄。使條上所宜。於是抑僥倖。罷冗官。賦任子。端緒未竟。而小人不便。譁然攻之。而朋黨之禍作矣。司馬先相元祐。首罷青苗。中易雇役。差役之法。而一時勇於奉行者。蔡京也。豈真助我元祐者。其實包藏不測。以為異日報復之地。若是者。臣之所以深憂。而今所當熟慮也。臣敢條其詳。為陛下言之。夫朝廷者。教化之原也。比年以來。廉不足以律貪。諱不足以表正。彌縫官府之罅。給而二三執政。反有疎遠之形。浹洽家人之思。意而端人。莊士。反有棄置之跡。為密姻。聯之情。好。而學士。儒生。反有厭薄之心。中書之務。率多糾紛。大臣之體。幾至瑣屑。是朝廷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革弊之事。望朝廷也。然更絃易轡。貴審不貴驟。立政造事。宜平不宜激。謹思於解。瑟更張之時。調平於乘舟輕重之際。使發號施令之地。日融冰泮。形迹兩忘。不然。以否濟否。其否愈滋。安望其朝廷之清明耶。紀綱者。名分之司也。比年以來。本末或至於逆施。上下或至於凌替。戶部大農之權。歸於他司。而均節出入之柄。大臣不得而專。中書政本之地。時抗於腐夫。而內度啓擬之權。象宰不得而創。法令或煩特旨。

子才為著作郎。又奏曰。臣竊惟當今弊事不可不革。而革弊不可不審。考之易鼎之初六曰。鼎顛趾。利出否。夫革物莫苦於鼎。鼎實之否。以不善敗之也。因其顛仆而出之。然後足以盡致。取新之利。是弊不可以不革也。然盡之。繇辭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一日。傳者謂先甲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然則先三日而圖之。所以治盡。一日二日。至於三日。慮之深。推之遠。故能革前弊。弭後患。久而可行。陛下以剛明轉萬化。以名實責二相。以精白厲百官。粵元日所下御書。聞者莫不踴躍忻奮。舉手加額。以而太平可坐致也。然臣愚竊有憂焉。昔慶曆中。仁宗既有范仲淹等。其治甚急。一日開天章閣。給筆劄。使條上所宜。於是抑僥倖。罷冗官。賦任子。端緒未竟。而小人不便。譁然攻之。而朋黨之禍作矣。司馬先相元祐。首罷青苗。中易雇役。差役之法。而一時勇於奉行者。蔡京也。豈真助我元祐者。其實包藏不測。以為異日報復之地。若是者。臣之所以深憂。而今所當熟慮也。臣敢條其詳。為陛下言之。夫朝廷者。教化之原也。比年以來。廉不足以律貪。諱不足以表正。彌縫官府之罅。給而二三執政。反有疎遠之形。浹洽家人之思。意而端人。莊士。反有棄置之跡。為密姻。聯之情。好。而學士。儒生。反有厭薄之心。中書之務。率多糾紛。大臣之體。幾至瑣屑。是朝廷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革弊之事。望朝廷也。然更絃易轡。貴審不貴驟。立政造事。宜平不宜激。謹思於解。瑟更張之時。調平於乘舟輕重之際。使發號施令之地。日融冰泮。形迹兩忘。不然。以否濟否。其否愈滋。安望其朝廷之清明耶。紀綱者。名分之司也。比年以來。本末或至於逆施。上下或至於凌替。戶部大農之權。歸於他司。而均節出入之柄。大臣不得而專。中書政本之地。時抗於腐夫。而內度啓擬之權。象宰不得而創。法令或煩特旨。

之放行獄訟時勞內批之宣諭。縣令繁難之官。多提部關。場務猥瑣之職。亦就堂除。名曰不用例。而援例者如故。名曰必守法。而壞法者自如。是紀綱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肅清之舉。望朝廷也。然整齊名器。審不責遽。森嚴堂陛。宜密不宜疎。致思於直情。酬應之時。加謹於快意。挽回之際。使國家憑藉扶持之地。風清弊絕。分限裁然。不然一否未去。一否復生。安保其紀綱不紊耶。名器者。砥礪之具也。比年以來。私足以滅公。貨足以掩德。鴛鴦序省。貢金餽玉之譏。虎節菟符。有日進月獻之目。帥臣竭幣。藏以冀遷擢。戎將罄囊索而望超升。貨賂公行。苞苴充斥。是官無大小。無內外。皆以財賄為事也。虧損國體。汚辱政塗。一至此極。是名器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洗滌之事。望朝廷也。然肅清官常。當示意向。謹重除授。先定規模。周密於啓擬之間。精詳於選擇之地。使愛惜名器之心。

川流日揭。內外俞合。不然懲創不行。滋長不已。安望一其名器之能重耶。士習者風俗之樞機也。比年以來。惟其私而不惟其公。志於利而不志於義。進焉而柔良以自拂。退焉而剛方以自詭。固有游於權貴之門。專以吻舌為事。出彼入此。間諜是非。鼓昌吳說。扇為非語。或刺取外事。以効小忠。或指摘陰私。以快其意。但營一己之私。不顧十目之視。亦有總攬省闈之事。身效晉史所為。包藏其心。高下其手。以人情為厚薄。以賄賂為緩急。驅去復來。了無愧怍。既捨復用。何有廉隅。但知排闥之榮。不思撻市之辱。又其甚者。數弄鈞衡。以為招權納賄之媒。囊橐戶部。以是干取干求之欲。是士習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洗滌之事。望朝廷也。然轉移人心。存上不在下。刷磨習俗。以化不以政。挽回於風俗傷敗之餘。振起於廉恥道喪之後。使國家忠厚之意。胥訓胥勅。靡然成風。則士風激昂。忠義奮發。不然前

習未改。舊習復滋。安望其風俗丕變哉。人心者邦家之根本也。比年以來。內而妄興營造。既有伐木冢墓科夫田間之苦。外而輕開兵端。復有夫役業興。餽運煩擾之害。騷騷於淮襄之境。嗚呼。斗小哄也。勦獲棘矜之擾。已偏於畿甸。馮翊之邦。蓋夫小釁也。焚蕙以救傷之毒。已流於江閩湖湘之地。或起於貪吏之侵漁。或困於急征之誅索。帥守牧養小民者也。既以厚餽得之。則安保其無拮尅責償之患。監司按察所部也。既以勢力取之。則安保其無黨姦護惡之舉。是人心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休息之事望朝廷也。然保民之道。當用平和。凝民之政。貴行寬大。迪畏於小民。難保之時。撫摩於田里。愁嘆之後。使行葦忠厚之澤。漸被浸漬。無遠不暨。則人心愛戴。四海一心。不然。其為害豈止擾擾而已哉。邊防者備禦之上經也。比年以來。不以內脩政事為急。而妄意於攻攘。不以保固邊境為務。而銳情於

恢復。輕啓邊閫。不待機至。幾類經制西戎。經理燕雲之事。彼其說不過以為固寵保位之計。而不知邊釁一開。兵連禍結。猝未可解。彼其意又不過以此為要功補過之計。而不知生靈因之肝腦塗地。此為何辜。嗚呼。生民殘斃之餘。國力枯竭之後。無故生此釁端。冬哨未舉。春哨當慮。駭機蠱出。禍隙難堪。是邊防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填撫之事望朝廷也。然經理疆事。不可輕疎。保全舊疆。所宜審重。申遼夏戒飭之說。以固封疆。絕姦京望表之圖。以懲曩誤。使國家謹重之意。行於國中。孚於境外。則金湯屹然。敵氣自屈。不忿度外功名。僥倖一擲。天下事去矣。臣久遠天朝。擯眉時事。欲為陛下吐之。久矣。茲因入覲清光。不敢自嘿。條分雖六。一言以蔽之。則在陛下明理欲之界。嚴義利之辨。以為端本澄源之地耳。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斷。臣復以元祐用人。翼其說。而陛下試聽

馬。臣嘗聞之熙寧元祐之間。未嘗無君子也。自安石惠卿逐異已者。以快其私。過能言者。以行其私。國家元氣消鑠殆盡。一旦天道好還。更新庶政。元祐之盛卓然。一時人才之多不可殫紀。然所謂元祐諸賢之盛。非借才於異代也。作新觀感之實見於行事之間。丁寧懇惻之真。形於言辭之表。所以陰驅而潛率之者。無一毫之偽。一息之間。故能數月之間。精采夙異。國家三百年之天下。未有如元祐人才之盛者也。昔嘉紹間。魏了翁嘗以是說為獻。臣受學於了翁者也。敢援此為陛下言之。欲望陛下下來此言。參稽史冊。明諭大臣。自今除受之間。公聽並觀。一以元祐用人為法。使才器分量。大小各得其當。則純忱實意。孚布中外。善人君子。皆將引類而至。而天下事可以次第舉行矣。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莘莘以之才為莫。天下幸甚。

子才又奏曰。臣往歲嘗以狂瞽之言告于陛下。同時諸臣亦皆身靖自獻。固有回隱。凡皆發不恤。締拳拳愛君。初無他眩也。而當時言者周坦陳垓諸人。從而媒孽排擯之。所不在網中者。惟臣與徐霖劉夢炎三人而已。今天啓宸衷。黜茲屏邪。於是流落擯遠者。一旦悉加收召。然後知陛下好賢一念。本自清明。未嘗以前日浮雲之翳為太空之累也。然臣在草野。得之傳聞。往往謂權倖之臣。專以好名一說。陷害君子。殊不知人臣直道事君。以言為獻。亦欲在上者。采納而見之。施行使膏澤下於民。而名豈其所好哉。夫使好名而無禍。猶可也。而言及乘輿。尚多優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大則竄斥。小則抑壓。初亦何利而敢於觸拂之。以求所謂名者耶。藉使果有好名之心。彼既惟名之好。則凡世之所謂不可好者。未必甘心好之。是好名之說。適足以彰君子之實。妨國者亦何苦以此名讎之耶。自昔權臣當國。殘害

善良。率有指名。秦檜之在紹興。則立為道學之名。韓侂胄之在慶元。則立為偽學之名。見士大夫稍脩潔。稍有操守。輒以此名棄之。以好脩為害。以好學為過。相與譏誚。以疑其進。窺議以挫其居。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相與潛深伏奧。以避此名。而異時亂。頽鈍無耻之輩。其得失槩可知已。歐陽脩曰。欲空人黨之說。未為好名之論者。何以異此。臣願陛下鑑燭使好名之說。不得復陳於陛下之前。則善類獲安。宗子才又奏曰。宰相之體。可重也。亦可輕也。重則國與是輕重之勢不在國。而在宰相之身也。然則宰相者。謂重去其所謂輕者乎。我朝宰相之賢。項背相望。列人。臣嘗考其行事之實。大抵三變。國初風氣胚渾。圭若趙普。范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李沆。王旦。向

侂胄之在慶元
此名棄之。以好
其居。於是賢士
朝廷壞國家。乃
之國者必進朋
此心。推原其弊。
杜幸甚。

重。輕則國與輕。
其可不求其所
聖委任。號稱得
爾不露。時則有
中諸臣。鎮壓

事機。涵養元氣。其渾厚質實之風。譬諸蛟龍之宅深淵。虎豹之在林藪。隱然有不可測識之威。此一變也。中葉以後。人文質飾。聖化脩明。時則有若畢士安。寇準。王曾。呂夷簡。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劉摯。范純仁。呂大防。諸臣。別白邪正。作新精神。其聲猷望實之宏。譬諸秋霜烈日之凜凜。泰山喬嶽之巖巖。屹然有不可媒近之勢。此一變也。中興以來。先嶽氣分。事變疊作。時則有若李綱。呂頤浩。張浚。趙鼎。虞允文。陳康伯。趙汝愚。諸臣。康濟時屯。扶持國步。其彌綸經濟之才。如駕蒙衝於號風。怒濤之中。行堅車於太行。羊腸之道。卓然有不可窮詰之用。此又一變也。雖因材致用。隨世就功。而宰相之體。皆不變其所謂重焉。故歷大變故。大患難。而國家之體。不與之俱靡者。實宰相之體有以鎮壓之也。陛下拔去兇邪。登庸輔弼。天下莫不謂有德進則朝廷尊矣。本強則精神折衝矣。延頸企踵。凡九閱月。始而

悚動久而玩矣。始而誦詠久而議矣。但見其氣象泮渙晶光黜黜。鼓而不張。擊而不動。日趨乎輕矣。然所以輕者。豈無故哉。無乃格君之正學未展。而本原昧歟。無乃更化之定力未充。而意向雜歟。無乃處事之大綱未舉。而規置乖歟。無乃用人之實意未明。而流品混歟。臣敢援春秋責備之義。以為明時規。宰相以正君心為事業也。曩之大臣思舊纏繞。無格王正事之美。而有遇主于巷之幾。無輔台納誨之學。而有逢君於惡之誚。今當深鑒其非。而乃近習其迹。聖性高明。易以理悟。使開陳明白。亦豈不可轉移。而宰相則候望顏色。有畏威寡罪。苟逃其責之心。聖性寬仁。易以心感。使積誠動悟。亦豈不能挽回。而宰相將順意旨。有陰拱熟視浮沉取容之譏。惟天惟祖宗。所以養陛下敬畏之心也。舉動一不與天地相似。行事一不與祖宗相合。則巧譬善諭。以去其不善。使天與祖宗之意。顧諟不忘可也。何所憚。而不為乎。惟天倫惟國本。所以養陛下孝敬之心也。意向一與天倫相。換戾謀謨。一與翼子相背違。則納約自牖。引之以當道。使父子兄弟之際。裁處得宜可也。何所憚。而不為乎。其事不可行。固無望其繳納。內降積至數十矣。一語執奏。豈至大遠顏情乎。某人所當用。固無望其補拾奏紙。不憚再三矣。一語敷陳。何至遽忤旨意乎。豈未能無過。而不敢盡救正之規。未能無私。而不敢效責難之義乎。上所玩視。表唱何觀。此格君之正學未展。毋恠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新化絃為事業也。率號而化。今幾何時。豈不昭宣令猷。而庸意鄙論。所以授之者。何未絕。豈不惟懷永圖。而與政糝令。所以累之者。何未革。表著當清明。而寅緣請託。流弊未除。紀綱當嚴肅。而希承風旨。故態猶在。唯阿養諛。猶前日之風俗。苟且偷安。猶前日之官曹。名為舉廉。而實託貪。名為去邪。而實賴姦。雖招來賢士。藉為利儀。然貌敬之心。居多。樂

不為乎。惟天倫惟國本。所以養陛下孝敬之心也。意向一與天倫相。換戾謀謨。一與翼子相背違。則納約自牖。引之以當道。使父子兄弟之際。裁處得宜可也。何所憚。而不為乎。其事不可行。固無望其繳納。內降積至數十矣。一語執奏。豈至大遠顏情乎。某人所當用。固無望其補拾奏紙。不憚再三矣。一語敷陳。何至遽忤旨意乎。豈未能無過。而不敢盡救正之規。未能無私。而不敢效責難之義乎。上所玩視。表唱何觀。此格君之正學未展。毋恠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新化絃為事業也。率號而化。今幾何時。豈不昭宣令猷。而庸意鄙論。所以授之者。何未絕。豈不惟懷永圖。而與政糝令。所以累之者。何未革。表著當清明。而寅緣請託。流弊未除。紀綱當嚴肅。而希承風旨。故態猶在。唯阿養諛。猶前日之風俗。苟且偷安。猶前日之官曹。名為舉廉。而實託貪。名為去邪。而實賴姦。雖招來賢士。藉為利儀。然貌敬之心。居多。樂

與之意常少。雖刻除宿蠹。具有條畫。然釐革之意徒銳。忠厚之心終隱。盡言不受。而去留形淵。膝之間。未免有前時諱謗之心。設語喜聞。而趨舍在燥濕之表。似不改前日嬖甘之意。積弊轉添。群疑滋感。此則更化之定力。木充。毋恠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裁處大事。為事業也。今命令輕雜。理體不謹。斜封墨敕。匪彝莫懲。而欲息僥倖之風。刻簾奪器。無紀如是。而欲絕覬覦之望。不能整齊官府之統體。而屑屑於六曹之常程。不能謹擇監司之廉察。而區區於聽訟之末務。外患甚得。孰為憂。思職水旱頻仍。何取亮工。熙載楮幣頽輕。已覺低昂之無術。寤籍日甚。未見招刺之有方。除授不謹。區區失宜。殿上戲舞。豈無如鄧通愛辛者。而擢召之舉。固聞姦邪反覆。豈無如任守忠間謀者。而勾追之。厥未振。大事模稜。細娛玩愒。精神不殫於謀國。而殫於鬪智。意向不專於進賢。而專於立黨。各為持保之計。豈有宏遠之

謀。此則廢事之大綱未舉。毋恠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進退人才為事業也。今鯁挺與容悅並用。意向何在。迂踈與敏銳並好。課效孰優。磊落魁偉不用。而所用者跣跣。及駕也。重厚篤實不用。而所用者精神不純也。顯劾期相者不用。而所用者苞苴彰露之人也。力排權姦者不用。而所用者刀筆貪劾之輩也。一鯁士來。一醇儒去。而君子之黨類漸孤。一姦朋退。一戚屬進而小人之氣脉不斷。欲進恬淡。則策道不仕之程頤。不可不召也。欲退躁競。則兩及吾門之張師德。何不抑乎。欲進有德。則深自晦默之呂公著。不可不召也。欲退險薄。則他日後悔之丁誦。何不黜乎。欲獎平實。則盡心民事之向敏中。不可不召也。欲懲浮薄。則新進喜事之梅詢。何不却乎。欲起事功。則善幹國事之張詠。不可不召也。欲退阿諛。則巧言令色之賈談。何不折乎。人才當涵養。藉公愛人以德之說。亦可行於今乎。人才當察識。劉呂

彼此求助之意亦可察於今乎。此用人之意實未明。毋怪乎相體之輕也。積是四失。遂成四輕。譬如百金之家。奴隸所司盜賊所窺。閨闈一開。欺侮立至。尋丈之園。荆棘所叢。豚所伏。威恠不形。苟玩外見。輕莫甚焉。况當天時人事方棘之秋。國勢以情交病之際。設有大利害將不鎮定消弭乎。設有艱難將不畢力共濟乎。奈何不知所以矯其輕也。矯其輕在去其失而已。惟大臣以天下自任。以王佐自許。以群公先正為憲。以前言往行為法。必正本源自格。君始必明意向。自更化始。必定規模。自立政始。必清流品。自用人始。必以行之。和以濟之。則相業有允。而相體重矣。不然。日來月往。聲實頓虧。上無以副聖主責成之意。下無以慰蒼生願治之心。內無以逃君子責備之義。外無以閉小人竊笑之口。則雖小人言以養安重難危之勢。植朋黨以成牢固不拔之形。臣不知其可也。二相時所倚。曷在臣何敢瑕疢。

特以古人上下相規。致其愛助之拳拳耳。蘇軾在熙豐不阿於熙豐。在元祐不阿於元祐。士君子以為立身之的。臣竊慕之。故不敢阿其所好。以欺陛下。若夫時聞而進出入視勢。龍斷而望左右罔利。則有其人。而非陛下之所利賴也。亦非臣之所願效也。惟陛下察之。子才為重器。必監。又奏曰。臣執經崇義。日覲清光。非無可言之時。而充員柱下。則有直前故典在。臣雖至愚極陋。其敢廢此典而無一言乎。竊惟方今中外多故。所謂聖哲馳騫不足時也。謂宜舉建輔弼以圖康濟。而日者御筆專任一相。陛下所以責成之意。可謂至矣。或曰。前是並相。心不同。肘相掣。今政柄獨專。宜可舉也。臣竊以為不然。夫並相猶可分憂。獨相則憂責愈深矣。並相猶可諉責。獨相則無所逃其責矣。况大火之餘。氣象非前日比。諸賢之去。而事體與昔日殊。曾謂獨相而可舉乎。臣多見其可憂也。憂之如何。亦思所以圖之可也。

宰天下之道亦多矣。而其要有三言焉。曰起人主之長心。定天下之大事。辨人才之忠佞。採之國史。則李沆韓琦富弼其人也。大臣既已專一身之任。則亦將萃天下之責。奈何以淺近自期。而不知所取法哉。李沆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有人上害利。一切不行。每朝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慙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沆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一愛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其所以為人主心術慮者如此。今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喜將順。而畏觸突。必不嬖甘諛。而憚矯激。遇有可喜之事。則必不極意逢迎。惟恐拂人主之愛。而人主必無輕視宰相之心。天下必無宰相發蒙之誚矣。而臣則未之見也。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韓琦數乘間伏奏。乞選立皇子。一日挾孔光傳達對曰。漢成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仁宗感憤。始以

英宗判宗正寺。琦復啓曰。事猶豫不決。招讒慮生。變故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不復搖矣。仁宗欣納。其所以為國本慮者如此。今日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玩細娛。而昧大猷。必不喜近功。而忘遠慮。有可言之機。則必不觀望事情。而不敢贊人主之決。有猜嫌之說。則必不顧惜左右。而不敢破人主之疑。盜賊小人。必無以肆窺覘之謀。宦官宮妾。必無以行嬖惑之計矣。而臣亦未之見也。富弼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則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必交結搖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一獲勝。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所以為世道慮者如此。今日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樂便嬖而惡激烈。必不喜平和而疾忠鯁。遇天變當言之時。則必不顰眉蹙額。而目為幸灾樂禍之徒。遇極

言世事之際。則必不咨嗟嘆息。而訾為喜功不靜之輩。而時人必無
紛紜諱競之說。御筆必無矯激朋比之譏矣。而臣亦未之見也。方今
之大要。孰有出於此者。而皆莫之見者。何歟。豈造膝之言。隱無得而
聞歟。豈有所待而後言歟。抑亦言之而不能採歟。臣每旦侍立。竊際
但見一二大臣分班合班。立談數刻而已。退而閱之。報目亦不過條
呈一二常程細故而已。今何如時。獨如此而可治也。何大臣不以臣
沆臣琦臣弼之心而為心也。夫順人主之意而不能救正者。急得息
失為之也。忽天下之大本而不之圖者。死生禍福存之也。憎忠邪之
辨而弗之別者。愛憎好惡亂之也。是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大慮。非
今之所望於大臣者也。大臣蓋亦念憂責之匪輕。思安危之攸繫。慨
然舉三臣之所為而身任之。三者之本既立。則所謂羣弊盡正。朝綱
抑僥倖。寬民力。裕邦儲。飭邊備等事。特舉而措之耳。大臣而以此為

任。則宗社有賴。雖獨相而有光。大臣而不以此自任。則宗社無依。縱
獨相而何益。惟陛下與大臣實利圖之。臣立朝具有本末。未嘗迹涉
朋比。歲在丁未。又以觸忤要權。屏退者五載。遇陛下更化之初。召之
使來。正當相壘角立之時。群趨瀾倒之日。每以蘇軾不阿熙豐。不阿
元祐為法。實不敢輕於俯仰。苟於附麗。凡所論奏。居多責備宰相。不
獨今日為然也。區區之心。惟知倚公議以自立。為君父而輸忠。豈計
見嫉於黨人哉。茲又仰恃眷知。強聒不已。儻蒙採其愚慮。少見施行。
臣即斥歸。從諸臣於澗谷。有餘幸矣。

子才為秘書少監。兼直舍人院。又轉對曰。臣待罪蓬山。輪當轉對。謹
抒短見。少効樸忠。臣聞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
以至靜。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屬而治之者。君與相而已。必欲事事親
之。力亦不足矣。故選擇忠賢以為輔相。而不分其權者。人主之職也。

薦進人才。布滿中外。而不侵其官者。宰相之職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既得舜禹皋陶矣。所謂庶政百度。則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分任之。未嘗裁之以獨見也。故賡歌之末。專以元首叢脞為戒。蓋君道無為。才侵臣職。便為叢脞。此起喜之後。繼之以叢脞之言。可謂得人君之體矣。後世不知人君之體。固自如此。有所謂獨運萬機之說。以為不如是。則權勢下移。太阿倒植。權非人主所得操矣。不思得宰相以進退百官。即吾之進退百官也。得宰相以折衝禦侮。即吾之折衝禦侮也。得宰相以綜理政事。即吾之綜理政事也。使宰相得人。足以任事。則萬機理而君不勞。君不勞。則從容暇逸。思其關宗社之大者。而所見高矣。不知出此。牽聯愛欲之根。紛糾事為之末。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無所事乎道德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運。謂權利足以奔走群衆。無所事乎誠信也。而權利有時而不足

可驅。謂材力足以興起事功。無所事乎經術也。而材力有時而不足。待是獨運萬機之說。非人君之所當事也。昔并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說者譏并有以事為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不與事也。夫為大臣而以庶事必躬親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慮矣。故太宗謂房社以廣求。賈人隨才授任。為宰相之職。而詞訟細務。則以為當屬之左右丞。陳平對文帝。以佐天子理陰陽為宰相之事。而獄訟錢穀。則以為當問廷尉內史。是宰相之體不可輕也。後世不知宰相之職。固自如此。有所謂下行有司之說。以為不如是。則事功不舉。精采不揚。政非宰相。所宜為矣。不思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尚書之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莫非事也。使三省之屬各得其人。則庶事理而相不勞。相不勞。則雍門閒暇。思其關國體之大者。而所見遠

矣。不知出此而塞淺之是圖。瑣碎之是務。謂精神可以牢籠庶務。無所事乎簡一。要也。而精神有時而不能運。謂智力可以灼知衆事。無所事乎仁義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周。謂權數足以駕馭群情。無所事乎正大也。而權數有時而不能久。是下行有司之說。非宰相者之所屑為也。恭惟陛下天資高明。識見超卓。閱歷久而見理益明。更張屢而數事浸熟。侈然有高天下之心。遂謂天下之事有不足為。於是運其獨斷。凡瑣微繁細。悉經省覽。酬酢區畫。日不暇給。以遂成其獨運之偏。陛下之意。不過曰。曩思舊之相。迭操政柄。吾不得行其志。今思舊歆矣。牽攀七矣。吾亦欲有所為。以紓積年之憤。自是心一起。而陛下獨運萬機之政。蓋已十之五六矣。宗親之除授。姻婭之藩屏。外親之特命。雖即第祈求。有非聖心之得已者。而處分實出於陛下。如廢法何。天庭之進狀。臺府之兩造。市井之瑣事。雖左右經營。有非聖心

之所樂者。而裁制實出於陛下。如撓政何。其他如御筆頻煩。宣政末年之弊事也。而貂使往來。施行急遽。陛下不以為憚。章疏節貼。紹興權臣之妄作也。而詞旨峻嚴。覆護彌切。陛下不以為非。甚至論文體士氣之卑。而陰沮敢言之氣。因御藥僕奴之闕。而顯逐臺察之臣。放還朋黨罔上之黨。而輕啓奸邪復出之機關。略賂垓媒進之夫。而增長附麗匪人之惡。國家機括所在。無出於此數事。而陛下不以掣肘外庭為疑。臣恐行之不已。漢世意輕丞相之譏。唐家兼行將相之失。復見於今日。豈不開私謁之門。啓捷出之徑乎。此獨運萬機之說。在今日不可不察也。一相爰立。事權浸專。閱世多而識慮益深。藏用久而制事悉曉。於是總而歸之於一己。凡兩省屬官之所掌。悉屬剗裁。六曹諸案之所行。總歸割決。以遂成其下行有司之失。大臣之意。不過曰。賂相濁亂。貪焰燦天。姦尹貪婪。聚斂成市。諸事未免輕輟。今基

局轉矣。化鉉更矣。亦欲覈究其頭末。以解積年之疑。自是心一起。而大臣下行有司之事。已十之八九矣。純愆糾繆。以輔君德。此格非之大者。而扞格不行。扶植紀綱。以守法度。此體國之大者。而齟齬莫遂。簿書之出入。錢穀之盈虧。期會之應報。此何等瑣屑。而以汙丞相之聽耶。旌忠邪。以昭公道。此知人之大者。而意向未白。振技抑屈。以回君心。此達賢之大者。而嗜好未真。部關之注接。衢道之通塞。士民之闕。此何等煩碎。而以汙丞相之聽耶。其他如李沆報罷中外所陳利害。以明意向。如王旦稱東南民力竭矣。朝廷推利至矣。以規使者。如韓琦以頭子句任守忠立庭下。數其過。以懲反覆。皆未能有所施行。而常程奏稟熟事。勘當的例。指定則上下往覆。酬應不急。近者累月。遠者一二年。未免迂回。而宰相不以虧損大體為疑。甚至分限考核。逆疑六曹之為欺。剖破拘攣。下行京兆之瑣事。國家猥瑣之務。無

出於此數者。而宰相悉行之。臣恐行之不已。曹參避堂舍蓋之規。丙吉當春牛喘之問。米暇衡慮也。豈不奪大小之倫。泊中書之務乎。此下行有司之說。在今日不可不戒也。或曰。漢宣帝總核名實。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未嘗不獨運也。為人君不核名實。不攬威權。則失所以為君之道。臣應之曰。天下至大也。萬幾至繁也。以簡御繁。猶懼不暨。區區焉屈至尊之勢。以代臣下之勞。則力耗心疲。不免有銜石量書之誚。屑屑焉留意於無益之虛文。不急之細務。則先後舛逆。而聽其所為也。有給舍以繩其失。於未出命之先。有臺諫以救其失。於已施行之後。彼此夾持。庶幾不至於失敗也。昔仁宗嘗曰。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不若付之大臣公議行之。行之不當。則臺諫得而糾之。近習或有干事。則聽大臣執奏。此可為君天下者之良規也。以簡御繁。其有大於此者乎。或曰。諸葛亮為相。自二十罰以上。未嘗

不躬攬其事。為大臣而不親政事。則失所以為臣之道矣。臣應之曰。宰相自有體。群臣各有職。以逸待勞。尚猶弗濟。若勞思畢。知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為稱職。疲精竭神於錢穀獄訟之事。以為得體。則六曹曠職。而中書煩勞。兩省偷安。而大臣多事。臣非謂直付之。兩省六曹而聽其所為也。上有法守之可遵。下有臺諫之伺察。內外相正。庶幾其無闕失也。紹興初。胡安國建言。請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仍命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關大體。更不咨白。則宰相之事簡。此可為相天下者之良法也。以逸待勞。其有大於此乎。嗚呼。領事而來自整。綱舉而目自張。臣願陛下專責宰相。以進退賢否。為官擇人。分布庶位。使各得其當。為已任。至於簿物細故。則勿復問。如是。則元首股肱。上下喜起。人君之體尊。朝廷之事舉。而闕宗社之大者。可以次第舉行矣。審於貴者。聳於官。明於小者。暗

於大。臣願宰相謹東六曹長貳。精擇三省屬寮。裁決庶務。使大小各就條理。為已任。至於常行細事。勿復留神。夫如是。則道揆法守。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首司之事治。而開國體之大者。可以漸次施行矣。雖然。抑又有說。敬者立心之本。公者立事之基。人主以一心立於事物交來之地。若非一主於敬。則理欲之界限不明。而天與人之辨。或鶻突於方寸之中。義利之疆畔不嚴。而公與私之別。幾於泯沒於事為之際。故臣於囊封之末。復諄諄於此者。正欲以奉盈之說。望陛下也。誠使察其端於暗室。屋漏之際。而持之以不欺。定其見於深淵。薄冰之時。而守之以無妄。克一私焉。必翦絕其根源。制一欲焉。必窒微其表裏。舉天下皆付於公聽。並觀之餘。豈不能新美其德乎。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敢誦此為陛下獻。大臣以一身立於衆。弊築底之秋。若非一本於公。則私意繚繞。安能濟大事於世變紛擾之

秋陰濁橫流。安能集大功於人情睥睨之際。故臣於奏對之終。復奉
拳於此者。正欲以持衡之說望一相也。誠使公其見於立改造事之
衡。而守之以無私。平其心於處已接物之際。而行之以無事。發一言
焉。必以謹守法度為說。制一行焉。必以裁抑僥倖為要。奉天下皆付
之於清明公正之中。豈不能光明相業乎。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
懷。敢誦此以為相臣勸。惟君相實圖利之。又曰。陛下自改紀以來。御
筆數下。幾有宣政末年氣象。乃三月壬寅。御筆申整臺官。彈劾並須
審實。毋播搽細故。摘發陰私。此陛下禮遇士大夫保全人才之盛心
也。或者乃謂沮抑言路。莫此為甚。且或者之言。何為而然也。臣嘗思
之。無所為而發。則斯言誠中今日之病。萬一有焉。或者之議。似未為
過。臣方幸或者所言之不信。曾未五日。陛下果以御筆逐二臺官矣。
由是人心愈疑。前日之言。果有所為而發也。雖陛下經帷宣諭有云。

此言非專為臺諫而設。而一時人情。終莫之信。是御筆之出。果不可
以不謹也。夫臺官論事失當。猶當遷以美官。今未有顯過。而併與未
供職者逐而去之。臣雖至愚。亦且皇惑。矧衆口誼傳。又謂臺官中貴
之僕。互有爭鬪。激而至此耶。吁。審如是。無恠乎外議之紛紛也。且或
福陛下之威福也。北司反得竊之以逐天子耳目之官。威福之柄。下
移至此。此而可忍。脫或與宰執忤。必竊而逐宰執矣。與侍從給舍忤
必竊而逐侍從給舍矣。與百執事忤。亦必竊而逐百執事矣。護諸陰
行善類。蒙害陛下。當人物眇然之時。亦何以利於此乎。臣得之傳
聞。北司之權。從來恣橫。其舉動足以回山海。其呼吸足以變霜露。在
於平時。已不可遏。自逐臺官以後。氣勢尤張。凡市井之細事。臺府之
根訟。一皆總攬。包括假宣諭以行之。彼自謂手操玉旨。口含天憲。人
不敢抗。而不知回撓紀綱。賊害賢智。剝削羸庶。所以貽變。君禍者至。

矣。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之乎？聞之而不戒之，知之而不制之，又從而縱弛之。是增長其氣勢而自壞其紀綱。其不為中常侍之志橫矣。謁者之驕縱者鮮矣。臣愚竊謂臺諫當謹擇，不當輕逐。輕逐則朝廷之紀綱壞，而臺諫之氣屈。北司當嚴戒，不當稍縱。稍縱則天子之威福去，而北司之氣揚。二者不可以並立。惟陛下權其輕重而扶持之。臣一介么微，何敢與北司抗。然不敢愛死，縷縷以告者，亦欲聖心翻然悔悟，則紀綱之地猶將有賴焉。愚戇之臣，何所逃罪。

書